

184
5
265

東 京 圖 書 館

和 書 門

經 書 類

三 七 函

九 架

三 六 號

三 冊

日 本 洞 上 聯 燈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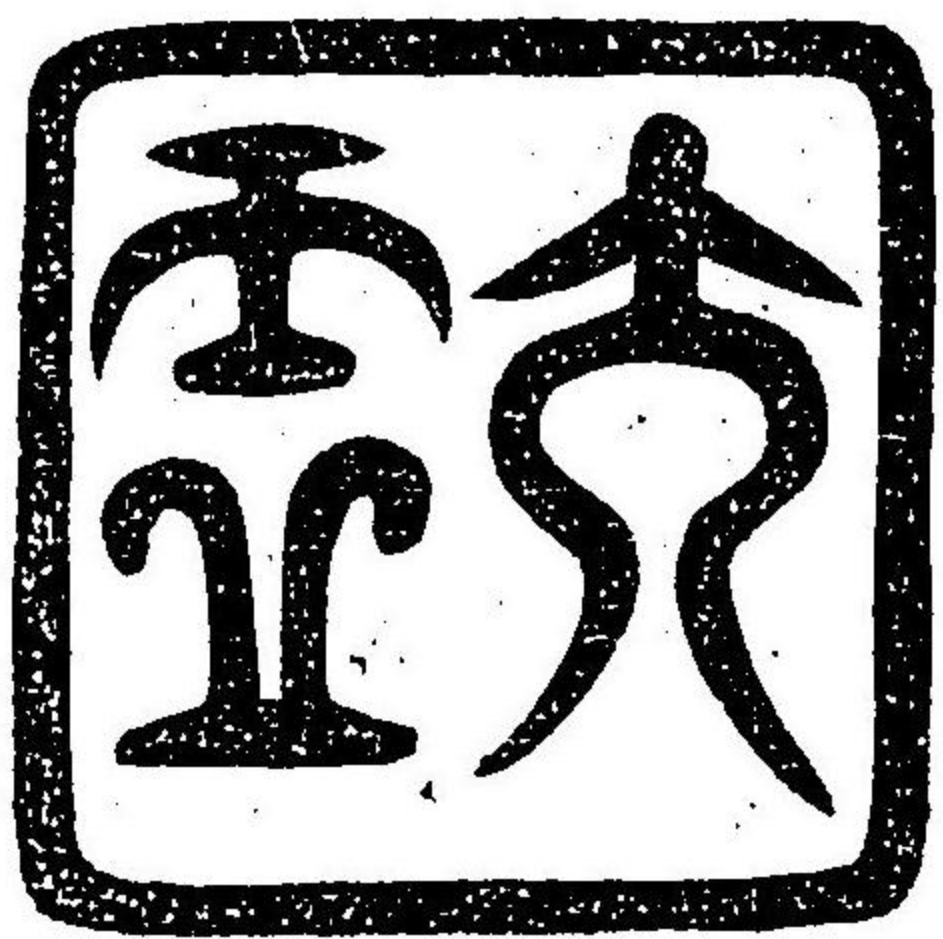
自 卷 壹
至 卷 三

日本洞上聯燈錄叙

余嘗讀祖傳咄嗟累葉之曠絕也。豈非扶植宗教者。代有其人歟。吾邦自從洞水東流而以來垂五百年。所出宗匠不無魁偉寂寂至今含光隱曜伊誰之責。但爲當時英俊失於纂次。是無衛宗荷法之心。而然遂致有睠顏慕藺者。徒增大息耳。邇武陵嶺南禪師。遠寄書見囑所編洞門聯燈錄。元古佛與二東下迨。幾世探披其具徹向上巴鼻。可以開鑿人天眼目者。

七百餘家約而不遺核而有則洞家之鐵券也。蓋上下系四百餘年心心接續如針投鉢罔書罅漏其寫炤在語言文字之外不若夫稗官之眩奇鬪麗以炫惑後世也。披攬以還嗟絕之懷泮然冰釋亦足見南公爲道爲學之要其操心亦賢於人遠矣。與天下有志者共之庶幾後來英俊繼而爲之俾古德之跡炳然如天漢之昭回而千燈互映使正法流行于不匱也。其功豈不博哉。

享保乙卯歲徐月哉生魄越州吉祥山永平禪寺
賜紫圓成實性禪師大虛喝玄題



日本洞上聯燈錄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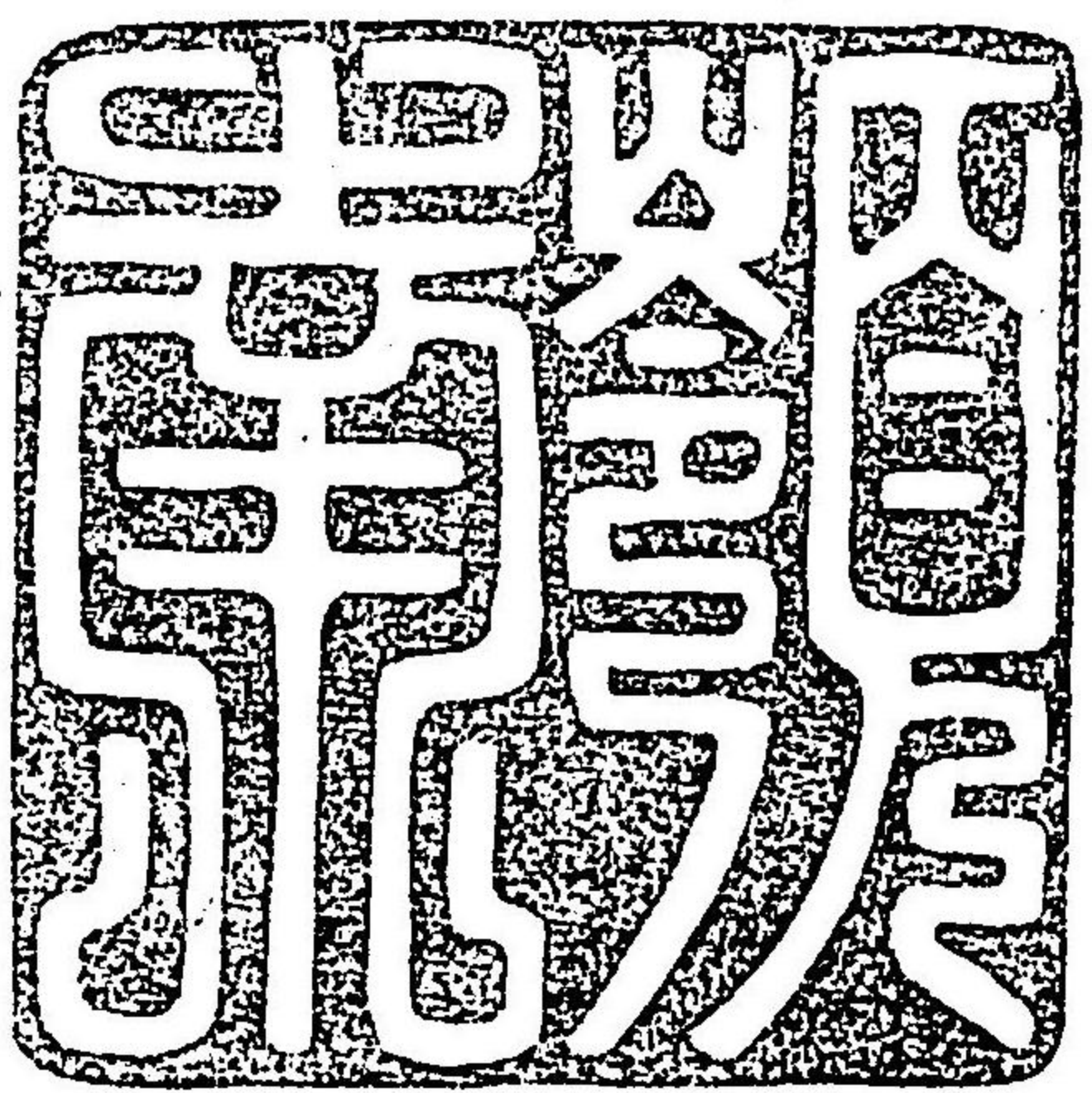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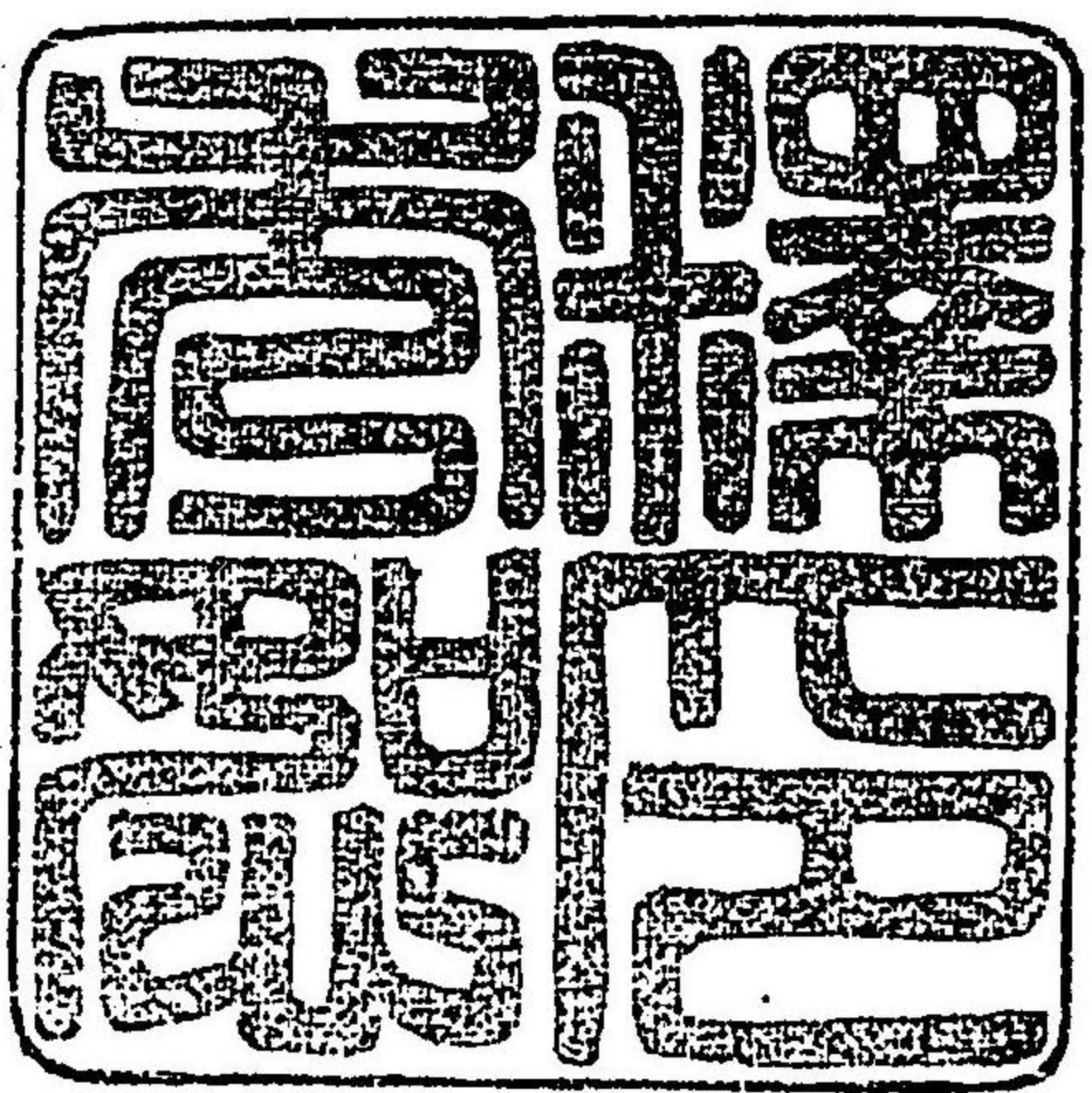
古人有言曰先德有道不昭昭於世者後人之愆也。恕感乎此言也久矣。或曰然則道可傳乎曰不可傳也。道不可傳乎曰可傳也。何哉。其可傳者文也。不可傳者道也。文者載道之器也。而使先德之道昭昭於世者莫非斯文。儻能因文而求道。因其可傳而得不可傳。則道之與文果有二耶。既無二矣。果可復盡廢耶。在昔能仁氏以無上正真之道囑大龜氏。大龜傳之阿難。自爾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遞代相承。一人傳

一人如一器。水傳一器而洎至曹溪。一瀉千里。爲兩派焉。爲五宗焉。譬猶大海。不讓小流。以至蚊蚋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而非但坐曲祿牀者。能鼓舌播揚。迺士大夫聰敏。揮塵譚玄。在市競錐刀利輩。亦能抵掌說禪。况農圃醫卜。以至閨閤中婦女。信見性成佛。以口之亦以爲摸樣。此豈一人耳目之所能殫窮。一手編牘之所能殫載哉。至傳燈諸錄之夥者。職此之由。此土紀宗門下機緣者。初有釋書。至延寶間。高泉噉公。修僧寶傳。其同時有卮元蠻公者。則謂其

所收未詳。乃作傳燈錄。而其所載洞下宗師者。僅百餘員。矧載單錄不全者哉。有志之士。不無三致憾焉。元祿中。皓臺澄公。痛劇於衷。纂洞上諸祖傳嗣。是西來高公。造續祖傳。復有圓通機公。亦謂其所收未詳。重續其傳。以廣之。此三傳視之。傳燈倍之。亦爲稍詳焉。自非精熟於新豐之音韻焉者。未易作之。其抵績也不尠淺矣。然而以未始列譜牒。而編次易位。無所統系也。所以去就之下。點額者。酷多矣。於戲。諸師苦口微言。披心瀝膽。而今飽蠹魚。燼兵燹。寥寥亡聞于

世不亦深可痛哉。恕諛聞陋識有愧。三長詎探二酉。豈得比儒門有紫陽涑水。雖然宿志蓄念。欲罷不能。凡所歷之叢林。適獲片言隻字之涉。祖蹟者酷於獲。照乘夜光。多歷年所。微擇其可傳者。髮櫛而繕貫焉。計七百有餘人名之曰日本洞上聯燈錄焉。冀後學得見有前輩典型存焉。若不識文之不離道而矢口日從上的的相承。果可以言辭而發之乎。是不知藥可以醫人。亦可以殺人也。執之則醍醐卽爲鴆毒。了之則鴆毒皆爲醍醐。用在人焉。藥何咎他日問關者。

知路頭在茲。爲標而進。著鞭而趨。文字性空。語言道絕。則庶幾焉。若徒藉之爲文具。充注記券書而已。則買櫃還珠者也。時享保丁未仲秋下澣之吉。武州萬年嗣祖沙門嶺南雙秀。恕題於楞伽室中。



日本洞上聯燈錄序

余少小從父師之教游泳經史涵濡百家諸氏之書後以吟哦餘
趣結交方外與禪林諸老品題風月旁及商經世出世之異同而
高談濶論以爲快活忽爲一老所策勵狂慧消歇從此涉獵五家
諸錄識門庭施設各有諳訛且其所眉結而肩差者皆滄泐宗匠
也晚遊東奧與新豐一二知識晤言於一室亦足以爲一大快活
哉武昌嶺南恕公禪師道行孤峻博覽廣識當其尸青松大剎號
令嚴正一時緇群莫不畏憚搥退鼓後痛自長養頗有古尊宿風
深憂吾國洞門傳記多有脫漏差誤別者日本洞上聯燈錄蓋用
心三十年搜索殆盡可謂勤矣禪師介和州比蘇朴老禪求余序
其首余劣隱老衰於丘壑而百事咸廢筆路荒蕪矧未嘗從事於
功勳綿密中如林得止余集生周千秋張介石等諸賢乃那漫漶

寶編乎固辭不應朴老殷勤強之余之與朴老所謂金蘭也於是
不得已聊摭隨喜之心豈序云乎哉

享保乙卯春二月

富逸居士

凡例

一宗派舊有五焉三家已絕於支那而傳國朝者亦惟臨濟曹洞
二宗濟宗姑置洞宗三人曰永平元曰東明日曰東陵璵也今
採其機緣語要以輯錄之因名日本洞上聯燈錄焉
一洞上尊宿有傳行世者六曰元亨釋書曰扶桑僧寶傳曰延寶
傳燈錄曰洞上諸祖傳曰續諸祖傳曰重續諸祖傳此六書凡
立傳者亡慮二百五十員所載互有詳畧或參異同學者無知
適從予爲參考之亦有搜諸傳而輯編者合之始終一貫通計
七百有餘人

一釋書僧寶傳燈之所記也醇疵相半竄謬特多諸祖傳足以爲
洞史之權輿也其功偉矣然以文獻不足而攻索不至莽鹵亦
多續傳爲稍勝又得重續相爲羽翼然亦未盡矣而今求之諸

方訛者正闕者補是出不得止豈冒前功而爲之哉
一延寶傳燈一書叙世系明矣洞上三傳不及之所以或有先子
後父者或有兄弟易位者又有不詳嗣承者又有誤系嗣承者
紊亂極矣予先訂祖派圖蓋令知其品級也而今復齒列之庶
幾後人追次致入

一永平遐裔布滿四海大抵稱古剎者二萬有餘千予頃壯乃有
撰述之志凡得見禪籍之可據輒筆之以至銘狀碑記釋官小
說迨今三十餘年矣又移書於大方尊宿展轉搜討而語句不
多得焉間有記述而語不成章或徒秘惜而字多漫漶有三豕
渡河之訛取其可取考訂附入冀後之君子重加編釐以增
正焉

一東明東陵二師同永平出丹復淳公下而洞上三傳不載之今

採傳燈及東明本錄而立傳列次于永平其兒孫亦隨其世次
而記焉

一有未詳嗣承者而以其履歷咸出於洞門輒附錄有嗣承雖明
詳編已成而後出者不欲遺珠併記以爲拾遺

一此書專採機緣語句畧載事跡儻有所差舛尚乞大方郵政至
於寺院濫本末謬法綱而有中外生隙閱牆事宗門特有條章
有舊例可以爲矜式焉不必拘此書云

重刊發凡

高祖世系古來有異說或爲大納言具房子或爲右大將通忠子或爲大納言通具子或爲內大臣通親子其以爲具房子以爲通忠子之非者固無論本錄以爲通具子者亦非也權中納言通名卿曾依道正庵卜順之請書其系譜與之其略曰道元禪師者我先內相府通親公之支子相國通光公之令弟也以正治二年正月二日產於城陽時父公五十有二兄通光十有四也通忠未生豈論具房子云々輒近絕學天真禪師爲正二位建通公之義子公會出其家譜脈之果如通名鄉所示卜順於是全象已露何勞漆桶箕帚之摸索哉抑本錄以爲通具子者但據永平廣錄第七卷所載源亞相忌上堂有報父母恩乃世尊之勝躅也之語爾然其第五卷所載者明謂爲育父源亞相上堂蓋高祖三歲喪父爲

長兄大納言通具所養故稱之育父又有報父母恩之語固無足怪者今雖不改本錄所記書之以防讀者之疑訝矣本錄原刻魯魚錯誤頗多或恐事實舛差亦不少蓋當時未及校訂忽爲他所燒燬方今重刊之宜備考覈之也然原本不記引用書目又世無異本可對照且發行有期不能詳悉僅訂正其錯誤甚者以附劄讀諸者幸諒恕焉

明治十八年乙酉六月

藹々居士

大內青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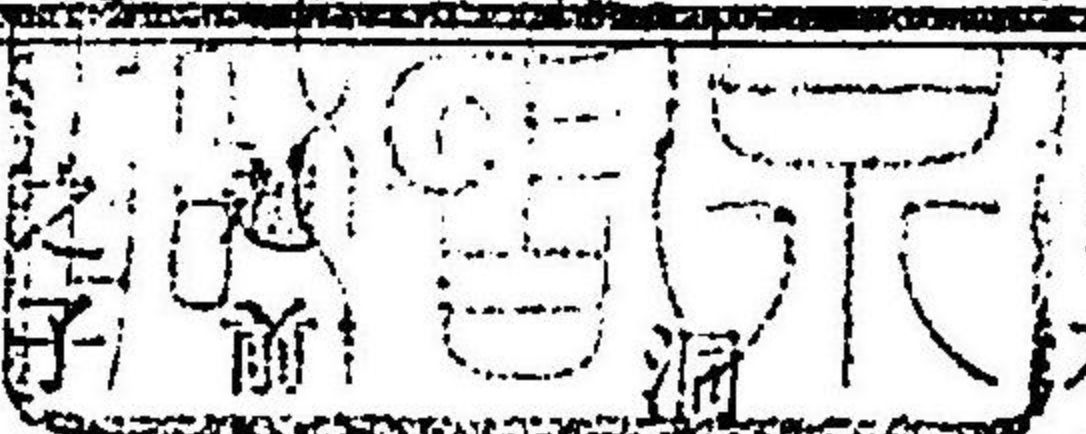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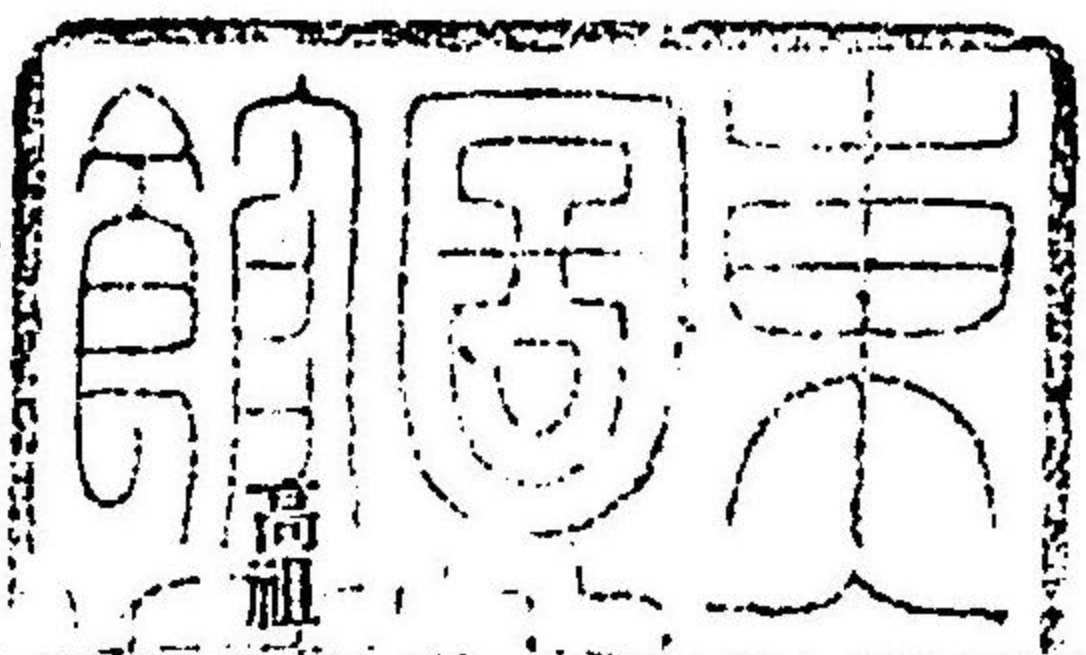
識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一

洞山下十三世

宋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法嗣

萬年嗣祖沙門 秀恕 輯



越前州吉祥山永平寺道元禪師京兆人村上天皇裔源亞相我久之子也其母懷孕時聞空中言曰此五百年來聖人也為法濟世

故來托胎生而岐嶷不類常童有相者見而駭歎曰此兒骨相奇秀七歲平滿眼有重瞳非凡流必為人天師也只恐母不能盡天年耳四歲讀李嶠百詠七歲讀毛詩左傳凡闕一切經史不由師訓自能通曉世以神童稱之八歲亡母居喪每觀香煙繚繞念念散滅悟世無常九歲聞俱舍論或問其義則辯如瓶瀉攝政基房藤公九條欲乞為子師不從年十三投台山真顯法師顯問其故曰

我母及歿，欲我棄俗，願隨其遺命，以酬罔極。顯欣納之。建保元年夏四月，就橫川首楞嚴院禮座主公圓紫落。時年十有四矣。尋登壇受具，究經論，有疑聞三井公胤僧正精乎觀心，往問法身自性之旨。胤曰：欲質此事，問佛心宗師乃。夏衣參建仁，明菴西遷化後，依明全禪師稟菩薩戒。兩閱大藏，貞應二年師年二十四，偕全公入宋，抵明州，界係寧宋。嘉定十六年也。徑登太白，謁派無際際許之，挂搭然以其外域客位，列新戒師上表于朝廷，力爭之。朝議以國有大小不可不別，師上表者三，謂娑婆世界皆釋迦如來，化土一切衆生皆是佛子。梵網經云：先受戒者在先坐，後受戒者在後坐。曾何以國之大小而別之乎？朝廷乃降旨曰：和僧所申有理，須依臘次。自爾名聞朝野。明年辭去遊雙徑，禮琰浙翁造台州小翠巖，見卓公至平田，謁萬年元籙，歷參惟一宗月月堂無象，諸老

宿咸有機緣，將理歸楫。有僧老璉者，語師曰：子已徧參，然今天下第一等宗匠，莫如長翁淨和尚。現應詔住天童子盍，往見之。師聞忻然，再登太白翁相見，禮待甚渥。知客宗端怪問其故，翁曰：前夜夢悟本大師到，恐此子再來人也。師乃啓曰：道元自幼在本國發菩提心，參諸知識，緝閱經論，徒滯名相，不明大法。後入大宋，見諸尊宿，獲聞臨濟之宗，今得造法席，誠多生之幸。願和尚慈悲聽道，元不時入室，咨問法要。蓋生死事大，時不待人。也。翁憐其誠而許之。於是晝夜精勤，脇不沾席。一夜翁巡堂，見僧打睡，責之曰：參禪要身心脫落，何得只管打睡？師從旁聞之，廓然契悟。天明入方丈，燒香。翁曰：子作麼生？師曰：身心脫落。翁曰：身心脫落，脫落身心。師曰：這箇是暫時岐路，和尚莫亂印某甲。翁曰：我不亂印汝。師曰：如何是不亂印？底翁曰：脫落身心時，福州廣平侍者曰：外國人得恁

摩地非細事也翁曰合取狗口由是服勤三載盡得洞上之道師
偶往江西暮宿荒村值一虎馳至師攬向拄杖虎遂怖走黎明一
童子來曰師當歸本國豈無勝幢唱祖道莫滯於此師因問汝謂
誰曰我乃韋將軍也言訖沒矣寶慶丁亥冬師往太白告歸翁延
入室付以芙蓉楷祖法衣寶鏡三昧五位顯訣及自贊頂相嗣書
曰以爾異域人授此等物爲法信歸國布化利濟人天莫住城隍
聚落須居深山幽谷時機未稔接得一箇半箇嗣續吾宗勿令斷
絕師薄暮得佛果碧巖繕寫之鷄鳴後忽有白衣老翁來乞資揮
灑許之未到曉而竟書功師投筆問其姓名則曰日域白山明神
也歛然不見焉已而發舶須臾有神人現船舷曰我是招寶七郎
大德修利菩薩知師佩祖印而還鄉我隨護正法便作禮而沒翌
年正月著肥之河尻乃入上都寓建仁尋菴居溪草天福癸巳春

弘誓院正覺等相攸於宇治縣構營禪苑名觀音導利院興聖寶
林寺請師爲開山第一世有詔賜額嘉禎丙申冬十月十五日進
院上堂曰山僧歷叢林不多只是等閑見天童先師當下認得眼
橫鼻直不被人瞞便乃空手還鄉所以一毫無佛法任運且延時
朝朝日東出夜夜月沈西雲收山骨露雨過四山低必竟如何良
久日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興聖久不爲衆說話佛殿僧
堂溪聲樹影總爲諸人說了也諸人聞得也未若道聞得說箇甚
麼若道不聞辜負自己嗣後四方玄學趨風如水赴壑由良覺心
聞師煇化來參得磋磨之功由是王公宰臣肩摩袂接而至師有
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壤今復頻接君公豈吾心哉况又天
童臨別有戒約所希早拂衣遠入青山白石之間雲州太守藤義
重波多得勝地於越之志比而請師師既抵則重巖疊嶂甚契意

寬元甲辰義重朔大佛寺開堂其叢規一則天童也時有山神出現因山號吉祥丙午夏改大佛曰永平蓋漢永平中佛法始至真丹而今曹洞正宗始東傳故舉其曆號以名寺上堂獨存無倚脫落全真混然明歷歷於萬象之中卓爾活潑巖於不疑之地如月印水而無痕似風行空而不動恁麼委悉得去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卻著破襦衫上堂大鈞運載化機絲毫不動石頭全提心印文彩已彰到這田地佛眼覷不及迷悟莫能該瞿曇鼻孔是山僧眼睛山僧眼睛是瞿曇鼻孔所以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牆見角定是牛舉拂子曰只這箇一毫不隔諸人畢竟喚作甚麼天曉報來山鳥語陽春消息早梅香上堂舉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餿子三箇獼猴夜簸錢師云若向這裏領覽得驪龍到處與雲雨其或未然且待池開臘月蓮參上堂永平有

時門庭施設只要諸人神通遊戲有時奔逸絕塵只要諸人信手拈得忽有人出來道向上事作麼生但向道曉風磨洗昏煙淨隱隱青山展畫圖後嵯峨帝聽師道譽賜紫衣并佛法之號師峻辭不許即奉之高閣不挂體仍獻偈曰永平雖山淺救命重重卻被猿鶴笑紫衣一老翁帝聞而加歎不已寶治元年錄倉副元帥平時賴迎師留於衙內度冬乃執弟子禮旦夕問道受菩薩大戒闔城僚屬駢闐來謁稟化時賴新建伽藍請師師堅謝不就宋隆蘭溪曾在本土見師法語又東渡寓博多致書有聞近年遷淡山窟谷以此道開示後昆不欲與宋門豪戶爲友可見存上古風規使人攀企不已之語翌年春辭歸越時賴捨六條堡而充食輪師不受時永平元明首座在錄倉逮其還越時賴囑寄附帖明太悅歸山乃出之誇耀衆中蓋樂常住之豐饒也師聞之曰嗟乎者漢

一片利心落八識田中如油入麵永劫不可除又恐貽辱於大法
卽擯越出山拈卻其榻除榻下土七尺蓋去穢也師嚴令多是類
也由是諸方慕豔師之操行咸以古佛稱焉建長元年己酉春立
羅漢供會時應真放光降臨于長松上人皆歎未曾有五年夏示
微恙王公親族遣使迎之師許之初開化王都復欲示滅於此也
秋八月命駕入洛館西洞院緇素瞻禮無虛晷師隨機設化誠勸
激切上皇使官醫脈病語笑如常廿八日夜沐浴整衣書偈曰五
十四年照第一天打箇踉蹌跳觸破大千映渾身無處覓活陷黃泉
投筆坐化卽遷龕於興聖留三日神色如生異香滿室關維得舍
利者無算上足契公奉靈骨歸藏于永平塔曰承陽師以正治二
年庚申正月二日生春秋五十四僧臘四十一嘗著正法眼藏叢
林清規等書有語錄其徒義尹攜之入宋瑞巖無外遠爲序靈隱

退耕寧徑山虛堂愚二老俱爲題跋

洞山下十四世

宋明州天寧直翁一舉禪師法嗣

相州建長東明慧日禪師姓沈氏宋明州定海縣人九歲出家於
奉化大同寺十三祝髮十七受具戒參直翁於郡城天寧翁舉空
劫已前自己話反復徵之語未竟而棒出翌日再造問作麼生是
空劫已前自己翁曰爲我將蒲團來師過與蒲團翁纔接卽打師
於是契悟尋爲侍香辭遊諸方首造天童靈隱萬壽蔣山後旋姑
蘇掌藏輪於承天東歸開法於明堂白雲寺嗣香供直翁繼得此
方書聘逾海來時延慶己酉年也錄倉副元帥平貞時迎董禪興
明年移圓覺就隴西構菴爲休藏之所榜曰白雲示不忘其舊也
雖菴成被遷萬壽壽福東勝諸刹五據建長凡接引海衆垂三十

東明
慧日

年。建武二年後醍醐帝下敕開堂祝聖罷。乃曰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三緘未啓。已前早是犯了多少風化。何況列三玄分五位自餘。行棒行喝張弓架箭打地擎杖曲盡施爲。大似撥亂乾坤建立一人之大業。勞提正按發揮古佛之真機。好諸禪德干戈叢裏險元是大平基。舉唐肅宗皇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答云檀越。蹈毘盧頂上行。師曰肅宗皇帝古佛景運河清應期。南陽國師皇天無私惟德惟輔。大似金鐘玉磬各有清音。古今一時千載奇遇。山僧頌出仰答。陛下不忘靈山付託之意。檀越毘盧頂上行十方國土古風清珠簾半捲。龍樓靜光射珊瑚。海日明上堂曰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昨朝向小白琴嵩前展三玄戈甲。干戈偃息今日於大光明殿上列五位君臣。君臣道合直得笑華眼活。萬國同春。正令旁提千車共轍。正與麼時如何。慈雲方布瑞白鹿已呈祥。

舉教中道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拈曰觀機逗教。應變隨宜。不無釋迦老漢。只如圓覺又從甚處流出。卓拄杖曰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上堂長至令辰物逐人興。道亨君子陰伏。小人趙州和尚。我在青州做得一領布衫。重七斤。歲旦上堂。去年梅今年柳。顏色馨香只是不得道。箇依舊何故。元正啓祚萬物咸新。結夏小參。大覺世尊二千年前立三期限。最玄最妙最聖最靈。謂之剋期取證。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來日是四月十五入制之初。圓覺者裏一一遵行。無一違越。古德云。九旬禁足魚投網。三月安居鳥入籠。好諸禪德正圖。一箇半箇裂破網。透出籠。庶不辜負大覺世尊。亦不辜負自己自己者。目前聽法底是適間從僧堂中上來。少間向僧堂中下去。靈機妙。

轉無向互復舉栢樹子話拈曰一等是庭前栢樹子有認為境有不認為境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西天那蘭陀寺裏今日有幾人結制若也個儻分明可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未然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一日示微恙問侍僧曰卯塔已成否曰已成師曰畢竟事作麼生僧無語首座別源出眾曰青山白雲師曰我去也首座曰和尚要那裏去師豎拳示之首座便禮拜師曰爾見箇甚麼道理首座曰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曰則得爾錯舉侍僧請遺偈即書曰六十九年有生有死古渡雲收青天在水擲筆而化寶曆應三年十月四日也門弟子等昇全身瘞于瑞鹿山白雲菴塔曰大明有七處十一會語錄

洞山下十五世

東陵
永瑛

元明州天童雲外雲岫禪師法嗣

京兆南禪東陵永瑛禪師元國四明人未詳氏族緣契雲外既而出世本州天寧大唱洞上宗旨嘗有志東遊聞崑山客說大倉縣有往日本蒲師欣然束裝浮洋歷二旬著筑之博多則國朝觀應二年也謁夢窗于天龍窗延居西芳偶會無極玄謝天龍事起師補之上堂未離南土白日青天既到扶桑山長水遠應緣而住似鏡臨形幸無彼此之分那有去來之間若使提持綱要接物利生豈是小事況茲山乃奉後醍醐帝道場實大國師開山力建真獅子窟非驢所堪退讓出於至公不免經過借路且道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且如何話會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只如今日開堂祝聖一句如何舉似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舉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逢人則不出

出則便爲人拈曰二大老刁刀相似魚魯參差一人在高峰頂上
衲被蒙頭一人向鬧市門中斬釘截鐵且道新天龍又且如何百
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晚參一句了然超百億不須重
舉話頭來雖然如是事無一向衆中莫有共相證明者麼出來相
見問答罷乃曰千言萬言不如無言千法萬法不如無法直下脫
根塵絕意想身心一如空勞之地明明無覆藏明明絕滲漏天是
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一切時中尋常無物任運施爲豈不見
道朕兆未分已前成露布言論纒立特地乖張不可以智知不可
以識識百艸頭上縱橫聲色堆中坐臥此猶是第二義門作用所
以祖師道但盡凡情別無聖量直須妄緣頓息虛靜無爲但辨有
心必不相賺萬仞崖頭垂隻手高峰共唱大平歌復舉僧問投子
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云尹司空爲老僧開堂今夜有人問天

龍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只向他道國師與我開堂且道是同是別
還分明得麼其或未然但願東風齊著力一齊吹入我門來奉詔
遷南禪上堂若論此事如杲日當空無幽不燭法法皆是眞乘物
物悉爲妙用廓人天正眼控佛祖玄機截斷衆流更無回互心外
無法法外無心坐斷十方壁立萬仞且道明功借位玉轉珠回開
堂祝聖奇特一句作麼生道四方盡沐無爲化萬姓咸誦樂太平
復舉雲門示衆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劃
云百雜碎雪竇云是則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子在雪
竇手裏橫按拄杖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山僧亦日是則是拄杖
子卽今在南禪手裏蘸拈拄杖卓一下曰依位而住靠拄杖下座
晚參上堂南泉十八上解做活計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二老未
免作得失商量山僧遠來茲土老老大大去年蒙天龍國師以爲

出格上流交代住持今年承左大將軍以爲遠方禪衲補席南禪
放下西邊箴籬拈得東邊木杓但得有鹽有醬有米有柴自然國
家安和說甚人我非是卻不得平地生堆無風起浪何故事無大
小當心者憂復舉馬祖問藥山云見處如何山云皮膚脫落盡惟
有眞實在祖云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此宜
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輒成一頌藥山病在皮膚上馬
祖攻教入腹心卻把肚皮三篋束看他眞色是黃金師貞治四年
五月六日集衆垂示訖條然而化門弟子以遺命塔於南禪西雲
菴朝庭聞之不勝嗟惜救謚曰妙應光國慧海慈濟禪師

永平道元禪師法嗣

越前州永平孤雲懷奘禪師洛陽人姓藤氏相國爲通公九之曾
孫黃門爲實卿鳥之孫也幼依橫川圓能爲童子試經得度年二

孤雲懷奘

十一受具戒精究止觀法相俱舍成實三論貫通旨趣一日忽歎
曰大丈夫當離言自證安能屑屑入海數砂耶遂杖錫遊方初參
多武峰覺晏和尚嗣大晏示以首楞嚴頻伽瓶之譬師即知無空
之去來明無識之生滅晏曰汝曠劫無明今日始消時道元禪師
歸國寓洛之建仁師往見之以所證呈元不肯辭游諸方文歷甲
午冬再參溪艸知有長處乃傾誠歸向翌年秋稟菩薩戒一日元
舉一毫穿衆穴因緣師於言下大悟出衆作禮元曰汝何所見邪
師曰不問一毫如何是衆穴元微笑曰穿卻了也師再拜而退侍
奉積久盡達法源底首衆分座元聽其提唱爲之解頤元開山永
平師戮力輔弼每有法令元必命師施行師曰和尚號令奈何不
自行必命某甲元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雖子之齡高吾而能永
年大弘吾宗子其勉之建長五年七月元以疾告退命師補住持

位八月元入京師就藥師亦侍從親奉湯藥及元歿師躬負靈骨還山如法安葬殫師資之義由是一眾悅服四方崇仰而道價益高於天下文永丁卯退東堂立義介公紹其位弘安庚辰夏示疾大檀越藤金吾波多野氏自洛來問候師感其遠誠諄諄垂示檀越且感且悲輒揮淚而返又遺誠門人曰我歿後火浴收骨即瘞於先師之塔勿別立塔至八月二十四日沐浴淨髮如平昔及哺謂侍僧曰先師夜半圓寂吾當效之時至鳴鐘集眾書偈擲筆顧視左右曰珍重溘然而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停龕七日顏色如生閣維收靈骨如遺囑師履行純實自奉謙遜言語無華為人見歸敬矣元祖道彌布四海之中瓜瓞綿綿不絕者由師副貳轉化之功也有法嗣義介寂圓義演義準佛僧道荐

僧海

僧海禪師里族未詳韶年出家謁道元禪師於宇治與聖即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元攔胸一拂師頓脫黏縛乃留侍巾瓶温研積稔親承印記居第一座表率人天遐邇歸敬未及應世寂臨終偈曰二十七年古債未轉蹈翻虛空投獄如箭元爲師上堂舉此偈了云夜來僧海枯雲水競嗚呼徹底汝方見還忌見刺無攔胸一拂猶未瞥一死而今方再蘇又值師忌辰上堂舉趙州道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乃曰一見老僧非舊面生前未出一叢林風寒菓落換頭腦水沫爲身雲是心

詮慧

京兆永興寺詮慧禪師江州源氏子卯歲出家於橫川依年受具資性聰敏凡讀書過眼爲誦至顯密諸部略究奧旨者年碩師罔不推重矣後聞南方禪席鼎盛師氣不平乃謂同學曰聞頃有道元者傳禪那於異域而歸彼魔魅之徒有甚長處我當滅其種族以報佛恩遂曳策出游徑屆溪艸值元上堂從傍傾聽元曰有人

道得一句法界量滅未免春夢說吉凶要若道得一句破塵出經也是紅紛飾佳人直下照了非夢之真覺便見法界未爲大微塵不爲小兩既不實一句何憑井底蝦蟆吞卻月天邊玉兔自眠雲師茫然罔測微旨於是服膺參禮元知是法器痛加鞭策久之領旨遂授信衣檀越就洛下泚永興寺請爲第一世未幾江湖玄學憧憧聚戶外鞞滿

了然法明

羽州玉泉寺了然法明禪師一號弘章高麗國人幼歲出俗長遊宋地參侍徑山無準嘗聞人稱此方爲佛地有觀光之志遂于淳祐七年附商船而至周旋京師東關迺造東羽將詣羽黑神社至若王坂有一村翁出迎曰釋子名何師曰法明曰既是法明今詣山神何所求師曰唯遊山翫水耳翁引師抵殿前失所在師愕然登殿忽見翁自撲帳現神光異香芬馥師深祈冥助既歸至善

見村觀音聖境也見其山川奇絕側結廬處焉然而道香莫掩黑白交相傾嚮爭擴大悲殿爲禪宮延師居之榜曰玉泉時建長三年三月十八日也一夕倏有一老人形奇古跪膝于前言曰雖師曰在徑山未說稟承北越有道元禪師緣在彼證道非遙往哉勿滯于此言訖而隱師知神助遂往禮謁元問甚處人師曰高麗國元曰路多少師曰不記途程元曰曾見何人來師曰久侍徑山無準元曰在彼有甚所得師曰知飯是米做元曰吾這裏不容箇虛頭師曰謝師證明依之機契延室與語大悅稱飽參則以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遂付法衣謂日子早入支那叢林徧訪名師參學積年見聞飮饜而因緣不契萬里航海來投吾求道寔是針芥之契合也化緣時至速回舊趾大關玄旨永利濟未來際師既稟囑歸羽人自是翕然歸敬州牧大泉藤原氏聞之悉入腴田併

力營建諸宇，由是四方玄學者接踵而至。孤峯明聞師，燭化來參。偶看祖祿，至力盡神疲，無所覓。只聞風樹晚蟬聲，豁然契悟。徑趨欲呈所悟，師見其來，把地爐火筋，匿背後曰：汝道火筋在什麼處？明日從來在，和尚手裏。師休去，一坐三十餘年，足未嘗越門限。遂終于此。焉文安四年丁卯春，寺嬰鬱攸都，灰燼州守淳氏請越之，耕雲南英禪師住之，舉其廢，改玉泉。曰：玉川英嘗作玉漱軒，記曰：開祖弘章法明禪師者，曩祖永平嗣子洞山頭角也。貧道亦一派之劣孫也。故激揚玉川之流，而回既倒之狂瀾，蓋紀實也。

建長東明慧日禪師法嗣

京兆建仁別源圓旨禪師，姓平氏，越前人母某氏，禮藥師佛，禱得賢男子，一夕夢吞白玉，有孕。七歲隨父詣帆山寺，拜觀音，大喜。又見寺僧忻然如舊識，歸家，白父母，求出纏。父母知是宿植，不奪其

別源
圓旨

志遂投佛種寺竹菴圭公爲童子，十六祝髮，納滿足戒。一日菴謂師曰：觀子根器不可淹留，村院我聞東明和尚屬從元國來，盛唱洞宗於關東，丞往拜之。師受命而行，時東明主圓覺，一見許入室，遂執侍左右。十二載，師資契合，元應間航海南遊，見古林茂雲外，岫中峰本無見，覩靈石芝古智，哲竺田心南楚，悅諸老俱蒙印可。歷任諸職，鳳臺藏主寮，結夏秉拂，曰：一句定乾坤，千差合轍。十方俱坐斷，萬象潛形。恁麼恁麼，露柱燈籠不恁麼，不恁麼。山門佛殿前三後三天，台南岳長期短期，此土西天，衲僧家坐臥經行水邊林下，觸著娘生鼻孔，發露本地風光，正恁麼時，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人畜艸芥同住，圓覺伽藍同入大光明藏。同一安居，同一取證，豈起拂子。曰：大眾雲門，扇子踈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則不問且道。上方拂子因甚在，旨上座手裏良久。

日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師在元十一年及還任圓覺後版冬
夜秉拂記得黃龍南和尚因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龍曰未是裨
僧分上事僧曰如何是裨僧分上事龍曰滴水滴凍堂頭和尚夜
來小參頌曰裨僧分上滴水滴凍拈得眼睛失卻鼻孔秉拂上座
未免水凌上走馬劍刃上飛身去也宗師據令意非輕滴水滴凍
話已行百鍊爐中金彈子一鎚打破一鎚成康永初還鄉州守朝
倉金吾建弘祥寺留師住持尋遷鎮西壽勝明年返弘祥又有檀
信創善應吉祥二寺奉師爲第一世文和三年東陵興禪師住南
禪招師分座延文二年稟鈞命出世真如元旦示衆曰新年一句
如何說才問如何已漏泄春風入戶日熙熙嶺上梅花白於雪有
口分明竟難開須彌筆秃墨海竭五千餘卷義何宜瞿曇卷却廣
長舌只有雲門較些兒問佛便道乾屎橛豈歲秋患脚疾解印歸

越貞治三年征夷大將軍義詮源公請領建仁師以疾力辭鈞命
不允不能道而應之九日上堂籬邊不見白衣客爭得淵明興味
濃今日黃花應笑我白頭扶病上東山十一日晚參罷病革國醫
診視謂疾急必不待明日師笑曰我尙可得三十日十月朔源公
遣使慰問因陞弘祥寺位列諸山初八日夜請月中窟以委後事
十日至三變易衣書偈坐化偈曰捏聚虛空裁龜毛兔角揚岐一
頭睡只有三隻腳踏蹴虛空擲殺黃緋綽閱世七十一坐夏五十
六諸弟瘞全身於壽塔勝曰定光師偈頌甚多當時以作者鳴讀
東湫語玉線潛通不露鋒攢花簇簇笑春風金針孔裏開官路公
子醉歸明月中偶作院落蕭蕭秋雨中開窻盡日望前峰向來天
地一隻眼掛在窟頭千尺松一叻叻山鹿叫群鳴夜靜秋堂月正
明記得飛來峰下住冷泉亭上聽猿聲二尋花空裏走天涯盛水

籃中歸到家牀上翻身開兩眼一庭霜月照窗紗首三永宵潛思世
昇沈同到黃泉不可尋指鹿威權真可笑屠龍功業枉勞心暗中
開眼看天地夢裏聚頭話古今山月臨窗秋寂寂寒蛩唧唧砌邊
吟首四有南遊東歸二集東明及雲外岫清拙澄竺仙仙著語稱讚
焉

契不聞
相州圓覺不聞契聞禪師自號萬休叟武州河越平氏子以乾元
壬寅佛成道日生有一老講主能言人禍福壽夭甚驗見師摩頂
曰此兒有奇相若爲浮圖必是法海舟航也稍長就鄉校讀書凡
經史不由師授獨自通曉有禪者誘師出家學佛與偕謁東明於
圓覺曰此兒龍象種也得奉巾瓶於左右他日必成大器明奇之
卽爲披削尋登睿山受滿分戒待明參詳密領眞印又抵京師周
旋鍊虎關源雙峯等諸老之門有年矣二十四歲將遊南國路過

豐後時照闢提據蔣山極其枯淡而有古德之風師卸包依止照
語人曰此子佗日不可測也明年放洋至台州參無見觀于華頂
遊方廣度石梁入浙見海東嶼于靈隱芝靈石于淨慈心竺田于
鄂渚皆稱飽參偶散步屆錢塘江官吏察異方人囚之監送武昌
師題詩館壁曰孤筇遠入異鄉雲滿耳語音渾不分唯有簷頭淡
夜雨蕭蕭猶似舊時聞時有高昌王子謫守此州適讀其詩感嘆
延見令吏釋之厚慰勞贈金纓僧伽黎後王子蒙恩將赴燕京誘
師偕往師辭以訪道之志未酬屆金陵歷參于古林月江竺源斷
江等諸師復回杭留于靈石輪下三年俄得東明書遂附舶東歸
省明於瑞鹿白雲菴明喜之甚矣師作偈以進明依韻答之曰不
辭北走又南奔立志參方許上根老漢寧知淡有意神光三拜貴
無言及明遷建長擢居第一座武州太守天覺居士延領瑞應古

月遂
圓見

刹師愛其地，閑適起而應之。左武衛源直義篤嚮師，各請以駿之清見逼，不能追赴之一座。十年聲馳四表，大元帥義詮源公聘主金山居，五載徙董圓覺師倦于應接，自築梵音菴以爲養老之所。翌歲元帥招據建長師辭以偈曰：老病相侵，氣力衰烏，飛西欲入，崦嵫國恩曾荷，乾坤大放待昏鐘一杵。時應安己酉二月十九日，示少恙。至七月十二日，索筆書偈曰：也太奇也太奇，末後一句無人知。大洋海底遭火爇，虛空產下木羊兒。遂蛻然而逝，壽六十八臘五十三塔于瑞鹿。

京兆建仁月遂圓見禪師出於相州藤氏母平氏嘗禱觀音大士感異夢而孕，既誕氣貌超邁異常，童有善相者曰：是兒非世網所羈，當爲釋門法器。七歲出家於郡之性相寺禮道律師爲童子，十三薙落習戶羅探海藏敏質生知日記數千言，偶聞律師說諸禪

席之盛，自省發志慕言外之旨，于是挑囊越關，屆京師謁無爲元於東福，更衣參叩，久之未有所契。旋參東明於圓覺，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明震威一喝，師云也。只尋常明打一擲，曰：這掠虛頭漢師於言下有省，命居侍司。明遷建長師典藏鑰，尋首衆出主肥之壽勝，次徙聖福，丞相義詮源公起師補建仁，玄徒麴聚滿一萬指。師倦于應接，退開雲籠菴。貞治六年遊越之善應寺，因登可休亭和法兄別源偈曰：路入江邊見刹竿，長松脩竹遶門欄。牀連片石客投宿，居卜高樓人問山。往事蒼茫流水急，禪心淡竚白雲閒。再歌調轉新豐曲，哩哩囉囉唱八還。一日觀白衣大士現於香煙中，宛若母氏所夢者。翌日示微恙，請中巖月公囑以後事，笑語移時乃澡浴，易衣書偈而化。寶應安三年十二月二日也。壽七十六臘五十九窆，全身於本菴塔，曰無相明。杭州靈隱見心復公撰塔銘。

少林
如春

承事工部主金陵杜環書

京兆建仁少林如春禪師早歲圓頂徧遊師席以明悟爲志後造東明之室明命居待司潤汰有年受旨訣正和末年與同志截海觀光支那首訪恕仲愜愚菴及等諸老待楚石琦于姑蘇天寧琦與長偈曰七佛已來皆有待者輔弼宗師作成法社香林在韶陽聞指示暗抄臨濟驗洛浦拽拄杖便打拚性命斷知解豈肯認奴作郎隨佗指鹿爲馬近來車載斗量謾說雲興併瀉春禪幸自英靈見地須交脫洒忽然光明盛大可見風流儒雅何也阿魏無真水銀無假後依愚菴亦久矣逮辭東歸送三偈其一曰扶桑人種陝西田打著南邊動北邊蹈徧支那知落處阿難依舊世尊前既歸開法於建仁移據建長圓覺嘗題西湖圖寄人曰南國多山水西湖畫亦佳不堪唯獨看持贈一天涯

太虛
契充

相州圓覺太虛契充禪師自印心於東明屢遷名利次補圓覺後退休東堂爲覺智禪師陞座曰楊岐女人拜遞相鈍置巴陵三轉語子誇父羊爭如是吾堂頭老漢丹衷周勤營辦珍饈打鼓會雲侶焚香薰法界天凝瑞彩地擁禎祥不是報恩酬德只貴不曾爲我說破拈拄杖曰看看覺智禪師來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說偈曰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消殞還信得及否若信得及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是卽是只如父子相見一句作麼生豎拂子曰千歲老翁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賀釋書入藏曰元亨釋典乾坤秘五百高僧日月明多謝聖恩收入藏贊寧去後振嘉聲觀音贊曰端身坐盤陀支頤入禪那圓通門大啓瓶柳春山河康曆二年七月晦日右脇而寂壽六十八

主曙藏

曙藏主不知何許人也稟性虛明懇求離俗謁東明于巨福俾掌藏鑰晨昏叩請遂傳其心要矣曆應庚辰冬東明順世師為專使告訃於東福乾峰和尚峰據座舉三轉語問曰正位未居前在什麼處師曰夜半正明峰曰偏位已住後又作麼生師曰天曉不露峰曰東明和尚不居正位不住偏位更向什麼處相見師曰孝子忌爺名峰曰且坐喫茶便休去

永平下第二世

永平孤雲懷井禪師法嗣

加州大乘寺徹通義介禪師越州足羽縣人姓藤氏大將軍利仁之後裔也承久巳卯二月二日生焉甫十三投本州波著寺懷鑑和尚剃度登叡山稟具戒習天台教鑑公令究楞嚴深旨兼修淨業仁治二年改衣參道元禪師於興聖元上堂曰是法住法位世

義徹介

間相常住春色百花紅鷓鴣柳上鳴師聞之有省自茲研究益加鞭策逮元移永平俾職典座又充鑑寺畫則辨營衆事夜則禪坐達旦元遺病將越洛召師曰汝禪逸格履踐精密紹隆吾宗必矣吾滅後依附井長老去努之屬元順寂孤雲補席師稟遺命攝衣從之雲命首衆一旦倏然徹證徑詣丈室曰某甲今日會得先師身心脫落話雲曰爾如何會師曰將謂胡鬚赤更有一赤鬚胡雲頷之曰爾於先師所得處會其旨諒先師那伽定中必為爾作證復曰佛法中得人最難若不得人不免斷滅佛種之罪縱使得人而非其器亦不免斯罪此事先聖所難况其今也吾今得爾已免斯罪今日便死無復遺恨言畢潸然又囑以建立永平宗旨師受命作禮而退於是將赴宋域刻如意輪虛空藏二大士像誓曰儻南遊歸來嚴飾焉于正元元年越瀛直登天童禮祖塔徧游叢席與

諸老激揚，無不契者。留四載東歸，省雲於永平。雲喜甚，文永四年，稟命住永平。藤丞相釋圓居士花山藤左金吾波多野氏與衆同具疏，請師開堂辨香爲孤雲，拈出清規濟濟，大行叢林禮樂。一住六年，退位就山下構養母堂，養母效陳尊宿之風，濃州檀越勸建精舍，而延之師將往，夜夢擔錫出山，葛藤繞脚，竭力截之，不開覺而自思，吾祖不許他游，歟遂力辭不赴。雲將順世，以永平所傳衣付師，勿令斷絕。師道光耀時，演公據本寺，盛化二師，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大檀越藤氏稟雲和尚，囑堅護師法。加州大乘寺澄海阿闍梨嚮師道望，特來詢禪要，與檀越藤家尚俱謀請爲開山始祖，革教爲禪，隱然一大叢林矣。魁舉瑩山付席，有哲侍者爲師，真求贊師書曰：故業受生，雖各別，卽心是佛，有何疑。從來俱住，不識面。今日相看，非我誰。延慶己酉八月廿四日，囑疾。九月二日，喚。

童行卽與剃度，至十四日，衆乞遺偈，師手戰不能成，字命瑩山書曰：七顛八倒九十年，蘆花覆雪午夜月圓怡然脫去。閱世九十一坐七十八夏火浴收靈骨塔於本山西北隅。曰定光嗣法四人曰義尹紹瑾宗圓懷暉師嘗住大乘，日有異人儀貌逶迤若王者，狀致禮訖乃曰：我是白山之神，乞受佛戒。師授畢，神問曰：師有所求否。師曰：此山夷曠，林木蔚茂，良愜所懷，惟所闕者水。神能致之乎。神諾而去。翌日寺南忽出一泉，泓澄甘美，雖亢旱不竭。名曰白水。

寂園

越前州薦福山賢慶寺寂園禪師，宋國人也。安貞元年從道元和尙來，侍于興聖永平元，滅後依止孤雲。日有浚造，一日詣室問曰：如何。是獅子吼，一音雲曰：更不出外。師曰：爲甚麼。不出雲曰：百獸腦裂。師曰：恁麼太似無益。雲曰：無一箇不承。恩師曰：某甲會得百。

獸皆作師子吼。雲曰：爾作麼生。會師曰：萬曲是一聲。雲印曰：汝能達觀音入理門。師拂袖而嘯去。野州刺史藤氏嚮師，道譽就。越前新建寶慶寺，聘為開山第一世師。始臻見山，鬱然淡秀，契懷遂居焉。無幾，雲侶輻湊如流，赴壑率性孤硬，不近人情，不事垂誨。端居文室淵默，竟日少契其機者。晚舉上首義雲一人，屬心印。正安元年己亥九月十三日示寂。義雲贊師，真曰：全相之妙通身之照奪得洞山頂上眼睛，透徹吉祥堂奧，心要據於塵塵三昧，座牀暢於刹刹常說曲調，拈弄拂柄，分殃及兒孫。打雲打雨，分好一場笑。

義演

越前州永平義演禪師，未詳其本貫。受業於波著寺，懷鑑每以生死自策勵。鑑見其精勤甚，鍾愛之。仁治二年，鑑攜師謁永平元禪師，乃執弟子禮。蒙示捷徑，有所警發。元滅後，參孤雲，雲以本分針錘重加煅煉，疑團爆然頓落。及永平虛席，逼眾請進院開堂，為孤

雲之嗣。統眾嚴整法席，孔熾。晚年閒居，報恩不復與世接。正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戢化。提唱不存。

義準

越前州永德院義準禪師，同義介義演師事。懷鑑和尚薙髮納戒，尋上台嶽探蹟三藏，棄去入洛。參元禪師於興聖，一見器之。服侍多載，屬元移永平，師留統院事。後造永平命掌記室，一夜雪中詣元于山巔，艸庵作偈呈之。元依其韻示曰：訪道登高溪，雪夜可憐庭際沒腰時。試看斷臂舊公案，跳脫藤蛇幾箇知。元滅後，咨參孤雲和尚，密受心印。某氏創永德院，延師為第一祖。暮年退居歡喜院，後不知所終矣。

佛僧

越前州吉祥山佛僧禪師，江州人。未詳族母。夢梵僧振錫入堂授歸戒，覺而產師，稍長有絕塵之趣。靈根自發，弘長初年至雲和尚法席，見山川媚明，梵眾清肅，忻然契會。叙其所生之由，誓求剃度。

雲奇之曰。爾夙因之所感。宜名佛僧。便爲祝髮。命侍左右。澁加。雖劊。一日看寶鏡。三昧至背觸。俱非如大火聚。忽投機。如得舊物。就蒙印可。天性高尚。無意於應世。雲滅度。後入吉祥。絕頂菴居。屢以名利致之。不起。

道荐

濃州衆林寺道荐禪師出家于高野山。習祕軌灌頂法。修阿字觀。因介禪師游歷登山。見師在坊宴坐。乃問在此作甚麼。師云在此觀法。介曰。觀是何物。法自何起。師云。吾不決其由。介激以見宗師。勤求法要。師信服。更衣俱介。詣越州。謁孤雲。雲感遠來。便垂開扶。師當下契悟。遂嗣其法。執侍左右。十餘年後。住濃之西願寺。開化四衆。檀信翔建。衆林寺。延師爲開山始祖。正應二年己丑七月某日寂。

東明下第二世

玉岡
如金

建仁別源圓旨禪師法嗣

京兆南禪玉岡如金禪師。越前州人也。稟性澹泊。不營家產。童丱離塵。遂下髮於弘祥別源和尚之室。執侍已逾多載。密有契證。初出世。弘祥尋董筑之聖福。征夷大將軍源公禰。玄化。聘以建仁。凡幾。又遷天龍。蒞南禪。聲價重於一時。學徒常盈于室。苦熱。偈曰。六月炎天坐甑中。高張火傘。火雲紅。焉能輒起蒼龍去。刹界三千一雨同。師以應永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寂于善應寢室。辭世。偈曰。七十年討甚麼。椀古渡月明。青天雲散塔東山。曰新豐。

圓覺不聞契聞禪師法嗣

無外
圓方

相州建長無外圓方禪師。久歷禪會。緣契不聞。出董肥之水上。繼蒞相之淨智。及圓覺。建長三名。藍黑白參禮者。日接踵不絕。後抵隅州。開山寶壽。爲永安寺殿壁山居士。安骨。語曰。將軍身比丘身。

同一真相勝義諦世俗諦不二法門行仁政以為庶民父母植德本而貽萬世兒孫四十年空華陽焰呼吸間生死涅槃只不露風骨一句如何委悉舉骨曰全身入觀音門大圓鑑黑如漆應永十五年戊子五月五日順世塔曰妙光

考證

一永平章 延寶傳燈錄扶桑僧寶傳為源亞相通忠子非也公鄉補任曰源通忠建長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卒壽三十五然則通忠建保四年生後元祖十六年矣諸祖傳作亞相通親子永平實錄為內相府通親子按師語錄載源亞相忌上堂曰報父母恩世尊勝躅也依此則元祖之父為亞相之白者按公鄉補任第十三通親元曆二年正月廿日任權中納言文治六年七月十七日轉中納言建久六年十一月十日任權大納言建久

十年六月廿二日任內大臣建仁二年十月廿日薨右見叙其歷官次第則通親必非元祖之父若果為元祖之父則元祖何不稱源相府內大臣唐名相府稱源亞相邪嚴父之名豈可遽忘哉諸祖傳雖同祖錄通親相府而非亞相實錄雖據於公鄉補任祖錄亞相而非相府矣若言祖錄及公鄉補任不足為證據聞其說名家譜梅峯永平錄曰道元和尙村上天皇第六王子具平親王十代之胤裔而內大臣通親之孫堀川源大納言通具之三男母法性寺執行能圓之女八條二位殿之女姪也正治二年誕生建曆二年上山門而為良顯法印之弟子建保元年四月剃髮依此則元祖之父者為大納言通具尤詳而所謂名家譜者不知所據則此書且闕疑更俟賢者考訂

一了然章 永平下有二人了然一法明號一尼名義宣寺竹峰

日本通史卷之二十一
了然法明非尼了然延賢傳燈錄五孤峯明禪師章參了然明
於羽州同恭翁良禪師章受業於羽州玉泉了然明禪師是也
永平廣錄所載示了然道者法語二篇八及看然于終焉語二
偈十者尼了然也非法明云看終焉語則應知尼先於永平化
矣法明以建長三年參永平得法歸住玉泉殆三十餘年推孤
峰恭翁之年曆可知且高麗入宋來此方住玉泉領四眾豈尼
流之所堪乎頃得玉泉中興南英禪師玉漱軒記及羽黑山別
當長吏寶前院法印天宿所撰之玉泉記而校之皆與宗派圖
同玉漱軒記曰開山弘章法明禪師者曩祖永平嗣子洞山頭
角也貧道亦一派之劣孫也故激揚玉川之流而回既倒之狂
瀾云云南英禪師永平正的其言如斯況受請重興其席兒孫

繩繩相紹直至子今豈可疑邪玉泉寺記曰從羽黑神自撰帳
對於師神殿帳抵今自內撰之或曰玉泉之鎮護羽神也羽神
之本地觀音也是等故實記傳於彼家則可以據矣或記曰法
明來日域者人皇三十八代齊明帝時也創玉泉者天智二癸
亥三月也按齊明天智朝太悠遠也師者八十八代後深草寶
治元年來朝建長二年赴東羽三年辛亥三月創玉泉焉予意
者齊明朝有百濟尼法明者以其鄉近師其名同師而不檢年
曆卒爾記以爲師事者乎元亨釋書三十內臣鎌子連疾百濟
尼法明誦維摩經疾愈是則不詳永平下有二人了然漫以了
然法明謂尼而混爲百濟尼法明也耳天龍古篆宗派圖以了
然法明列無準嗣甚非也徑山文琇續傳燈錄載無準嗣二十
人遠門淨柱會元續略載無準嗣九人鼓山永覺繼燈錄載無

準嗣十人相州元延寶傳燈錄載無準嗣五人皆無所謂了然法明者

明治十八年二月九日

嵩々居士大内青巖校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一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二

萬年嗣祖沙門 秀恕 輯

永平下第三世

大乘徹通義介禪師法嗣

寒巖 義尹

肥後州大梁山大慈寺寒巖義尹禪師顯德帝子順德之弟也母贈左丞相藤範秀女建保五年誕焉師龍章鳳質聰敏過人志在塵表自卯歲入睿山學台教十六鐘聚受具徧游講肆三藏聖教無不該諫二十五歲俄聞元禪師唱道興聖忻然慕之更服參叩元喜其俊邁執巾瓶諭之曰汝有逸群氣貌宜敦意斯道他日期子與教扶宗也師聞之孳孳參祥不隔晝夜時徹通居待司師每從之咨叩獲啓發者甚多後元遷永平師亦侍從焉建長癸丑師三十七南遊支那未究奔馳翌年損友促還元順世孤雲據席師

就受菩薩戒又隨徹通講明終日至文永元年重入宋首謁無外
遠於瑞巖繼見退耕寧於靈隱虛堂愚於淨慈俱有機緣徧尋名
山靈蹟登育王山禮佛塔八萬三千拜躋天台石橋供茶於五百
應真宋咸淳三年駕商舶歸國寓筑之聖福歷三祀往肥後居小
保里時有尼大師素妙者越前守小保里氏母河尻左金吾源泰明之女弟營構禪刹以
其殿裏底三如來名曰如來寺請師為開山始祖入院開堂為徹
通之嗣建治二年丙子於益城郡建極樂寺為悲母薦福又募諸
檀造大渡長橋甚極壯麗人民頌德刺史源泰明欽其道風為法
外護弘安六年創大慈寺不期年而寶殿法堂僧堂庫院丈室三
門全備焉師躬刻釋迦文殊普賢之像安之寶殿山名大梁者以
有長橋也寺稱大慈者師嘗遊明州日愛大慈山奇絕不忘於懷
今此地偶似之故以名之龜山法皇聆名特賜紫伽梨及宸翰額

陞為官寺繇是四方崇尚其德而不敢名止稱法皇長老蓋以皇
子也永仁六年戊戌付席斯道佚老如來寺一日俄聚徒眾告曰
吾將歸矣左右請留偈師便書曰八十四年動靜得禪末後一句
威音以前置觚委順而化正安二年八月廿一日也門徒奉全體
窆大慈塔曰靈根

太祖

能州洞谷山永光寺瑩山紹瑾禪師越前多禰郡人世姓藤氏母
夢吞朝嗽有娠自是日詣郡之觀音禮三百三十三拜課普門品
三十三卷祈生聖子凡七月在胎及誕景風神異常兒稍長不樂
處塵中年十三投永平孤雲和尚祝髮納戒雲察其志慨嘆曰此
子有大人作他日成人天師必矣是歲秋八月雲將謝世囑師依
徹通介公師佩服不敢忘摠衣隨之十八歲辭徹通遊方首過寶
慶謁寂圓和尚南走中原見萬壽賢覺白雲慧暉諸老法燈坐南

紀之興國師往造一見大賞識之留過冬明年復歸侍于寂圓值
徹通往大乘師往省觀時年二十二矣會看法華到父母所生眼
悉見三千界有省詣方丈陳所解通曰欲究此事不得於些子覺
觸取則汝更去做工夫師拜退自是攝心無寢如仇同處如是之
七年一日聞通上堂舉平常心是道話豁然徹證乃曰我會也通
曰爾作麼生會師曰黑漆崑崙夜裏走通曰未在更道師曰逢茶
喫茶逢飯喫飯通笑曰子向後當起洞上宗風尋以寶鏡三昧三
種滲漏等一一究盡無有餘蘊矣永仁乙未正月通使師入室以
永平所傳法衣付之勿令斷絕矣阿州郡將嚮師道望建城滿寺
迎師居焉大加禮敬乾元壬寅通退大乘師接踵住持江湖龍象
駢闐至應長改元謝院事退居法苑山能州滋野信直及夫人平
氏中川平欽其德遣使迎第設供平氏於酒井保施一山師始臻
類親女

之則奇峯怪巖繚繞中間一平如掌實愜懷有終焉之志就此縛
筍居焉正和二年秋創伽藍時弗多羅尊者現來告以吉祥役成
寺名永光山曰洞谷後醍醐帝欽慕師名行元亨間垂十種疑問
師奏答詳明帝大悅特賜甚服上堂曰妙靈廓通普光赫奕圓照
不遺有誰疑著見聞俱不誤受用已無礙人人盡有光明在全身
不藏露堂堂不待石鳥龜解語不妨木上座聽證從來不屬知不
知誰道平常心是道祖師授手傳心諸佛印證密契不可以言求
唯心證神契乃命脈即通超出有空量之表獨尊佛祖位之上妙
德尊寰宇高明朗大虛正恁麼時一切處是爾自己一切處是爾
光明一切處是爾坐道場一切處是爾作佛事只如歸家穩坐作
麼生受用去良久收拂子下座上堂洞谷雲收青松綠深永光水
清明月光鮮山僧安居歷年安樂人人圓覺頭頭不昧佛祖眼睛

日本海一覽卷之二
凸出沙門全身自彰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曰諦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師以拂子打圓相曰山僧教法王法周與諸人安居
無欠無餘上堂安居得十一日堂中事如何萬機休罷諸緣放盡
一味蕭條無異工夫舉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則不問萬戶俱閉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如何蓋無語經半年下語曰無人接得渠霜
曰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蓋問曰堂中事如何霜曰無人識得
渠師曰山僧則不然暫問堂中事如何對道無人借他力除夜小
參記得永平和尚曰百千萬境一時顯佛現祖來教彼題試向當
門加一撥千山萬谷幾高低曾孫紹瑾悚息續韻大眾要聽麼良
久曰無思無覺無生話鼻孔眼睛自爾題若令雙眉傳語去空門
終不分高低師法席曰隆丕與大雄禮樂作諸州叢林之楷則凡
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加州淨住能州光孝皆請師

爲開山之祖諸嶽山總持寺舊爲律院住持定賢律師慕師道革
爲禪居延師爲始祖有詔陞寺爲賜紫出世道場後付席紹碩退
院上堂曰卓立機前獨超物表峨峨青山蒸蒸日上雲父子長年不
相離君臣道合無內外記得世尊拈華瞬目迦葉破顏微笑世尊
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到這裏吾有底事如何良久曰
頂門凸出一圓相徧界不藏新總持乃付衣詔碩曰梧桐葉落秋
風興竹林自知百卉長見渠金衣著實處大陽盈目自當堂下座
歸洞谷正中二年八月示疾八日舉素哲囑院事十五日夜半喚
侍者沐浴淨髮整衣示衆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一切善惡都莫
思量纔思量白雲萬里便書偈曰自耕自種閑田地幾度賣來
買去新無限靈苗繁茂處法堂上見插鉢人拋筆而逝火化得舍
利塔於大乘永光淨住總持四處院曰傳燈閱世五十八坐四十

六夏嗣法七人曰素哲智洪紹碩至簡源照尼祖忍尼慧球有語錄并叢林清規傳于世矣後村上帝敕謚佛慈禪師

寶慶寂圓禪師法嗣

義雲

越前州永平義雲禪師洛陽人縉紳之裔也以建長五年臘月產矣幼而不甘處俗依教院出家肄華嚴法華之疏抄年二十四忽自歎曰金鱗合化龍曷煩拘教網乎奮然更衣抵越之薦福參寂圓和尚圓門庭孤峻而不事諄勵常端坐丈室淵默竟日纔相看則被呵學者鮮有契其機者師自製發願文呈圓圓見之惑其精勤允掛搭師躬執樵爨不憚勞如斯殆乎二十年朝夕咨決聿臻堂與正安元年受圓遺囑嗣席家風峻絕諸方憚之上堂朝打三千佛祖不諳暮打八百狸奴悉知順行也達磨西來九年面壁逆行也庭前栢樹枝葉成堆一念萬年如以鏡鑄像萬年一念似以

像鑄鏡爲甚恁麼大眾還會麼良久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天上斗星廓照空上堂萬機罷休千聖不携一言相契古今一揆暗中著眼明裏藏身借位明功體在用處借功明位用在體處所以道君臨臣位猶帶凝然子就父時尙存孝養玉關未透正迷一色寶印全提露那文彩還要委悉麼傍觀者哂當局者迷正和三年永平虛席雲州太守藤通貞請師主之上堂鶴自長截之非鶴鳧自短續之非鳧須信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若復擬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一住十餘年遐邇嚮風推拂之暇勤搆營夙夜注心罔敢怠逸堂宇總興廢金碧輝煌照曜林壑時稱中興晚命上首疊希補席移榻於東堂而頤老正慶二年癸酉十月十二日無疾沐浴更衣書偈曰毀教謗禪八十一年天崩地裂沒火裏泉擲筆而化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塔全身於吉祥山號曰靈梅

有語錄盛傳世矣

東明下第三世

建長無外圓方禪師法嗣

相州圓覺德標純清禪師夙慕禪觀徧參洞濟諸老後謁無外方
公子巨福問答之際忽有所省遂蒙印可屢主諸名刹大唱洞上
之道後遷圓覺臨門曰圓覺伽藍甚深廣大顧視左右曰莫動著
一絲毫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佛殿不是心不是物離一切相即名
諸佛土地堂靈山付囑二千餘年正好著力燒香卽爐曰莫恣
眠祖師堂西天此土以心傳心映真鑄不換黃金都元帥復以建
長請師堅臥不起文安甲子仲冬念七日端坐怡然而化

永平下第四世

大慈寒巖義尹禪師法嗣

斯道
紹由

肥後州大慈斯道紹由禪師本州豪族生而穎悟不喜塵俗投如
來寺寒巖和尚祝髮納戒巖遷大慈師與鐵山安公同執務者十
年遂升堂與巖付以衣法稱為室中領袖永仁六年巖退位師嗣
席為第二世道風高古緇素望之若斗山居四載將順世無疾忽
召衆遺誠畢溘然而寂正安三年辛丑某月日也衆皆嘆異奉全
身葬于寺後小師持遺書告訃於永平義雲禪師入師牌於祖堂
雲上堂曰汲派投源斯道翁離亭折柳約春風遺書藏刃愁腸斷
閃電捲光沒碧空鳥道無涯飛騰杳杳雲程不定來去縱縱碧潭
微底清淨木更無外大衆卻來底事則不礙向去底人向什麼處
去還委悉麼花落風猶馥鳥啼山更幽

鐵山
士安

肥後州大慈鐵山士安禪師本州人久參寒巖發明心地斯道滅
後本寺主席不定有欲焚者將山僧上京師奏朝朝議曰磬一聲

愚谷常賢

中偈先成者可爲住持即會衆擊磬師應聲曰先王綸旨定封疆寺號大慈山大梁從是兒孫相續住盡乾坤裏有誰妨於是一衆請師據丈室四來向化宏唱寒巖道築後檀越嚮師道創二尊寺迎請爲開山居無幾謝事復歸大慈延元丙子春示疾至二月十二日鳴鐘集衆囑後事畢書頌曰九十一年鐵山崩裂地獄天堂清風明月投筆而逝嗣其法者東舟勝太古元天菴義東洲遼肥後州鷲林寺愚谷常賢禪師未詳族里自幼出家游方弘安癸未寒巖自如來遷大慈師往參巖特顧於是契旨俾掌記室經五稔益躋微奧檀越某創刹曰鷲林聞師道望挽之師拒之其請益堅乃應檀越聞其說法生大忻慰大慈虛席公遷移師補其處當是時山門廢毀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蓋蒼雲袈躡至不減寒巖全盛時上堂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諱闍闍

仁更淨照

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衆生不曾迷松柏千年綠諸佛不曾悟牡丹一日紅卓拄杖一下曰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雪後退處於知足菴以曆應己卯十一月三日書偈別衆端坐而化出嗣法無說宣無聞聰海雲德龍丘雲海印光五人

肥後州法泉寺仁更淨照禪師本州人逸其氏童穉禮寒巖披削執持久之遂稟心印宇土郡主創法泉寺延爲開山之祖道譽遠播四方來學者衆承旨住大慈至山門曰此山聳關西此門跨日東直進一步千里同風佛殿曰閻浮界蒼蘆林中聚紫磨黃金諸人若要領取急轉卻本來心伽藍曰七社裏神和光同塵月浮衆水影隨一人祖師堂曰列祖大機唯箇端的看看梨花梅花銀山鐵壁據室曰去住無拘方丈隨後今日新條令佛祖盡乞命喝一

喝拈疏曰吾道無多岐唯一以貫之維那宣讀了手握天下砥
問正偏執中則君臣合道明暗不分則陰陽協律白雲青山相覆
父子湖南江北皆是洞家回互宛轉王法佛法五位一位一位無
位請師慈悲垂示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僧問兼中至兼
中到不知相去多少不墜佛祖之機一句作麼生師云基逢敵手
不藏行達者從來知此趣問僧問趙州諸佛出身一路還有師承
也無州云有僧曰已是千聖不傳爲甚麼有師承相傳底耶州云
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與麼則相傳底事如何師云龍吐長生
水魚吞無盡漚進云和尚今日住梁山與諸佛出世身是同是別
師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乃曰乾坤之內宇宙之
間一塵纔起世界全收若蹈著千聖不傳之一路則黃面老漢吞
氣吞聲碧眼胡僧吐舌乞命三賢十聖無湊泊聲聞辟支沒交涉

若又向諸人面前把話柄則伏聽處分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
上有箇人來喚云吽吽孤峰無宿客不是守株人世間若有崑崙
眼休向荆山問卞和南朝十九甲辰十月十八日寂有嗣法七
人能翁慧剛山柔健叟勇蒙庵易古禪宗的傳旨悅翁喜各據一
方倡師道

永光瑩山紹瑾禪師法嗣

能州永光明峯素哲禪師加州富樫氏子出家于睿嶽年滿稟具
戒專精究顯密貫通旨趣亾幾棄去參瑩山於大乘山目擊器之
令居待司室中常喚曰哲侍者師應諾山曰是什麼師無對如是
者凡八年山示曰能變作萬物且道是阿誰師又無對一日契悟
上方丈乃曰某甲會也山曰爾作麼生會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
一眞實山曰脫落脫師拂袖出辭去遊歷東西訪諸善智識到

日本通史卷之二
處皆蒙印可元亨間瑩山據洞谷師往省觀山喜居第一座癸亥
夏六月入室山問曰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汝如何會師日夜光勿
蹈白不石即是水山曰青原垂兩足又如何師便禮拜山曰如是
如是即付衣偈曰永光燈下列焰人照破劫空氣象新凸出明峯
離藏匿全功轉側露全身乃拈衣曰永平付法傳衣信嫡嫡師資
面授來師接得曰庾嶺誰言提不起而今著得化門開正中二年
承命住持洞谷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輪落西嶺世界
暗昏昏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午日無影像萬里一條鐵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曰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師曰太平無像處處花一住十餘年成叢席道望彌高玄化
益廣由是聲聞于輦下後醍醐帝深仰慕之屢徵之輒稱病不起
元弘初年天下大亂戎馬徧野二品尊雲親王選高行沙門禪兵

無涯
智洪

災師亦與焉帝聞之大悅特捨州之若部保以充寺產陞寺爲勅
願道場曆應初移大乘謝事經行至越中勸光禪寺棲焉觀應元
年三月廿八日分身於大乘永光光禪同時說法而示滅其徒互
馳份僧得知之貴賤競歎異焉仍關維於三處大乘永光空盡無
物唯光禪有靈骨收之建塔曰紹燈壽七十四臘五十八
加州法苑山淨住寺無涯智洪禪師本州之產也妙年出俗受業
於可鐵鏡西堂往大乘謁瑩山和尚俾居待司機鋒英邁志氣絕
倫山恒撫曰是吾家真獅子兒也師益極意研究積年不見情容
遂入堂與矣元亨三年二月山以師補淨住席付衣上堂曰世尊
金襴袈裟囊鷄足頂戴待慈尊今日放開難得抑人天眼目在當
門授衣了乃曰法苑有大樹天下爲蔭涼氣宇如泓海頭角已崢
嶸霜露果熟人天推請今朝山呼須據令行師平時持枯淡而接

峨山
紹碩

納來機，龜侶趨風者衆矣。晚莅洞谷，聲光益昌。光明帝稔師之名，特發中使，送佛舍利一顆於山中，建三重寶塔，詔爲禳災道場。時曆應元年臘月也。既而謝事歸淨住，以觀應二年辛卯五月九日，書偈別衆，恬然而逝。茶毘分骨，藏于淨住洞谷塔，曰新豐出寂室光一人。

能州諸嶽山總持寺峨山紹碩禪師，姓源氏，本州羽嶮郡瓜田人也。母詣曼殊室利祈生聰明男兒，一夜夢大士賜三寸許利劍，取吞之，冰冷覺而有妊，生穎敏異，常見父母鍾愛之，甫十六無處俗意，遂陟叡山，剪髮納戒，習止觀曉大旨，聞瑩山和尚住加之大乘來，謁問曰：台宗曩祖曰脫體機情不得妄相，又不得法性，性不存法性，是吾宗密旨也。豈與教外之旨異？山微笑曰：別別師曰別處作麼生？山便入寢室，師沈思，因更衣掛塔，一日問曰：是非不到處

請師道一句。山曰：不道。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山曰：蹉過了也。師罔措。或時山問師曰：是非不到處，何不道？將來師擬開口，山便打。師有省，一夜賞月。山問知月，有兩箇麼？師曰：不識。山曰：不知月，有兩箇不能成洞上種草，師自是激勵甚切。逾三歲，一夜對月，跌坐至夜半，心身湛寂，物我俱忘。山於師耳畔彈指一聲，師豁然大悟。遂蒙印可，於是徧參諸方，勘驗智識，再復歸大乘。及山徙洞谷，率師與偕。元亨元年秋，令師入室，付所傳法衣，首衆。正中甲子，續總持席上堂，至大休處，換骨一句子，蒸直踏著，本有田地不落。古今事物，表獨進，誰能親淨，髑髏赤灑灑絕，瑕類自己真照淵源。是名智不到處，可哀。墮在解脫深坑，不免寂滅工夫，欲得無上妙道，此外更有超方一件，委悉參徹，骨看妙中有真玄，所有路此謂異中異，爲同中同。故曰：鷲鷲立雪，不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了。

至簡庵

常知明明恒眞與麼參到辨取依那邊不住不守閑田地此時消息風前野馬過陰裏相不見道寶殿無人不待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晚參示衆曰舉芭蕉禪師曰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爾拄杖子諸仁者作麼生會不依口傳心授離卻露布葛藤直下見透可始得歷應三年董蒞洞谷貞治癸卯再臨席無何退歸總持所至衲子相與交武竭蹙于道當時稱龍門江湖雲水不到輪下不以爲本色行腳鹽山稜隊黑川月菴等腰包禮謁得人之盛無踰師者於中有大源通幻無端大徹實峯之五神足普播宗風於海內貞治四年十月初示微疾二十夜索湯浴已遺誠諸徒書頌曰合成皮肉九十一年夜來依舊橫身黃泉投筆而逝停龕七日顏貌不改茶毘得五色舍利羅無數塔于本山能州光孝寺壺庵至簡禪師加州藤氏子幼載從師於某寺下髮

源珍山

初習唯識滯於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行腳參瑩山于洞谷一見器之遂許挂搭由是日夕參請不怠一日山上堂舉靈雲見桃花因緣師忽然契悟詣方丈通所解山然之授以杖拂出住光孝徙洞谷學侶雲萃檀波川臻僧問百千萬境相投時如何師曰四夷歸一朝僧云轉功無位時如何無人識得渠越中刺史藤氏建紹光寺延師爲開山之祖歷應四年九月十六日戢化于光孝丈室建塔於洞谷曰寶鏡出瑞翁源樹巖栢二人越中州信光寺珍山源照禪師加州人投淨住寺可鐵鏡西堂爲驅烏鏡滅度後稟遺命禮謁瑩山和尚乃就弟子列久之契合元亨三年癸亥八月廿七日入室傳持衣孟經行入越中報信光寺以瑩山爲開山之祖於是開堂演法爲瑩山燒香上堂記得雲門日人人盡有光明在見時不見暗昏昏先師日人人盡有光明在

全體不藏，露堂堂。山僧不恁麼，人人盡有光明。在通身紅爛火裏，看畢竟如何。卓拄杖下座。

祖默忍

能州洞谷山圓通院尼默譜祖忍大師。能州酒勾八郎賴親之女，早適滋野信直。資性溫順，慕佛乘如宿習。屬瑩山和尚住大乘，播玄化與信直俱遣，使迎第設供受戒。問法不間，朝昏正和壬子春，請鎌倉衙於酒井保寄附山莊。其詞曰：我等施此山志唯望和尚一時之居住耳，不念成懷興廢。從今已後縱有與貧士丐人，我不顧之一度施，和尚後無復管領，永發捨心了何重。有希望山感其施心，發於誠納之，就此縛茅以居，漸成梵刹。即今永光是也。師密扣心要常坐而不臥，精勤逾八載。元應元年八月入洞谷求剃度，山愕然謂：昨夜夢永平師祖曾在建仁時度。祖母明智優婆夷恐汝彼再來也，即與披削。師蒙誨愈增勇健力，參復經二稔。一日山

天鹿懷義

問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汝道是明甚麼時節。師下語不契，後有省詣方丈，欲呈所解。山問：歲去春來箇中事如何。師曰：無影林有何時節。山曰：正恁麼時如何。師便禮拜。山頷之，授以衣法。時元亨元年臘月念二日也。明年夏山於勝逆峯構一院，曰圓通，奉安於母氏所頂禮之觀音命師居此，奉香火卒年八十餘。

永平下第五世 大慈鐵山士安禪師法嗣

肥後州醫福山日輪寺天菴懷義禪師。日州小兒府產，乃刺史盛長之季子也。自幼穎異，夙志離塵。十歲而投肥後大慈寺鐵山安公得度，參侍十五年。悉窮底蘊，一眾推稱大慈門下一麟也。太守藤武時菊池再興州之日羅寺，請師開法。正和丙辰進院，化風大振。眾滿千指矣。後醍醐帝聞師道譽遠降，鳳詔慰問，且賜扁額。改

醫福山日輪與國禪寺時延元丁丑歲也師一夜在丈室坐忽有老翁入室禮拜師問曰汝是何人翁曰我是當山守護神也有事預白岸畔元有一泉此寺將廢也水枯涸寺將興也水涌出如今正是德澤重興之時也請看靈泉聲沸言訖即隱及旦岸泉大涌彌滿庭際矣人皆異之師告以實迺建祠祭焉師一日俄然哭曰今朝鐵山老師寂吾應往永訣及領徒弟馳赴大慈徒衆不之測也方至半途正逢告訃僧曰老師今且示寂師曰吾既知之及於登山既已入棺而殯方丈師乃面棺前曰和尚行履什麼處時棺蓋自開鐵山視目點首曰虛空一鼻端師便禮拜棺蓋復合如故辛丑春患疾乃集徒衆垂誡曰汝等應住至誠心護持正法勤報佛恩吾滅度時至矣遂沐浴更衣端坐須臾安然脫去時康安元年三月某日也門人闡維塔于本寺師創開寺院凡一十餘所

東洲
至遼

肥後州神龜山護真寺東洲至遼禪師姓源氏筑後人少思拔俗遂投肥之大慈寺禮鐵山和尚爲師晨夕服勤不離左右山知是法器深加愛重一日請問做工夫山曰洞山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汝猛著精彩看是什麼道理若明得生可超死可脫無復慮矣師稟詢力究此事脇不至席忘寒暑廢飲食一旦豁然通所詣山深肯之既而杖錫謁洞谷瑩山永平義雲諸老再歸受業鐵山付以大衣拂子法語等于時建武乙亥正月十六日也及山滅度造神龜山縛茅以居禱子慕風者繼至漸成梵刹即護真寺是也復循衆請住大慈黑白雲委師示以本分鉗鎚不假辭色於是道價聞遠邇及朝廷屢徵不應退去護真示寂賜諡曰佛鑑禪師

法泉仁叟淨熙禪師法嗣

能翁
玄慈

肥後州大慈寺能翁玄慈禪師姓源氏郡城人也早歲依仁叟於法泉寺薙度資識超群童數年間博極經史逾五秋南遊謁諸名宿天慧內發深有所悟復還參叟叟問數年來住在何處師曰青山綠水叟曰子有所得耶師曰何得之有叟曰畢竟若何師展兩手叟點首便付五位顯訣等居第一座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初仁叟建院於託摩郡名曰吉祥命師攝管及叟沒乃任住持後遷法泉主大慈上堂舉達磨安心因緣乃曰要識祖師麼萬里航海播土揚塵九年面壁納盡敗缺要識神光麼立雪斷臂掘地討天安心得髓虛空釘槓冷眼看來二俱不是大似弄巧成拙卓柱杖曰山僧別有生涯在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儻儻既謝事以蒲帆遠公補其處退居于廣燈菴師所構也無何示微疾示寂建塔本菴嗣法四人曰泰菴山泉端石義石各盛化於一方

松岸
旨淵

永光明峰素哲禪師法嗣

越中州光禪寺松岸旨淵禪師未詳其姓氏加州人也茂年割愛薙髮依止瑩山於大乘山一見以大器期之恒加訓誨後參明峰于洞谷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擬開口峯便打師當下領悟自是服勤多年晨夕敲磬盡竅玄微既而開法於播之永天繼蒞越之光禪緝伍景慕道聲日起觀應元年遷大乘未幾卑洞谷僧問如何是洞谷宗風師曰五老峯頭月正明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夜參不點燈僧曰學人不會請師指示師曰猿叫青嶂後鴈還五老前能州刺史無藏居士欽師道勸建光恩寺延爲第一代住持貞治二年六月五日示寂嗣子照菴鑑德翁呈玉泉言等各化一方

加州獅子山祇陀寺大智禪師肥後州宇土郡長崎村人也童禪

大智

以嬉戲作佛事七歲就父請出家父不奪其志攜投寒巖禪師於大慈巖一見器之手把果卓餽頭與師喫次問曰汝名甚麼師曰萬十巖曰萬十喫餽頭時如何蓋以語音相近戲之也師曰如大蛇吞小蛇巖曰汝有小智慧宜命小智師不諾由是大智之名轟人耳大慈前河商舟往來巖因指舟問曰汝在這裏停行舟得麼師便鎖前面障子巖曰尙勞手脚在師又瞑目巖深加撫愛受具後杖錫南遊見南浦明于相之建長尋扣釋運西堂謁瑩山於大乘山令看百丈野狐話提撕七年一朝立東廊下見僧從西廊過忽然開悟直造方丈高聲叫曰錯錯山一掌師便禮拜二十五歲附舶入元常仁宗延祐元年也初謁古林茂歷參雲外岫中峰本無見覩咸被稱賞焉久之思歸英宗詔駕本國舶師進謁曰萬里北朝宣玉詔三山東海送歸船皇恩至厚將何報一炷心香祝萬

年歸至海中忽石尤起吹入高麗船破以偈呈王有曠劫飄流生死海今朝更被業風吹之句王乃命治舟相送著加州宮腰津卽國朝正中元年也徑抵能州省觀瑩山和尚山晚參師出禮拜山便問子歸就父時如何師曰古鏡臺前不假燈山曰卻有鑑照也無師曰鑑照卽不無不見子孫事山曰洞上之宗可倚則指見明峯峯問曰大地有情同時成道意旨作麼生會師曰大方無外峯曰未得更道師曰一葉落天下知秋峯曰卻有賓主也無師曰有峯曰如何是賓師便喝峯曰如何是主師又喝峯曰賓主歷然師便禮拜自是機契後至加州河內莊吉野鄉愛其峯巒幽寂適安禪結茆而居焉未幾參徒麇聚士民子來就其地以營紺宇遂名其山曰獅子寺曰祇陀竣工日迎爲開法明峯以衣偈貽之晚年退歸肥後廬于鳳儀山卽今之聖護寺是也影不下山者二十

年嘗自詠曰艸屋單丁二十年未持一鉢望人煙千林菓熟攜籃拾食罷溪邊枕石眠平時所作偈頌無不膾炙人口如贊魚籃云翠黛畫眉纖月淡春風滿面小桃紅見人放下籃兒去三十六鱗皆化龍題雁山云擲筆峯高對展旗分明存取目前機不知打濕袈裟角終日貪觀瀑布飛頰無情說法曰無情說法有情聽風擺寒林葉滿庭墻壁無人卻有耳燈籠露柱且低聲頌奪人不奪境曰玉簫聲斷月明中古殿深沈侍立空門外春光閑不得旌旗吹動柳絲風州之太守藤武重蜀地嚮師道於玉名郡建梵刹曰紫陽山廣福寺挽為開山第一世居數載逸老于肥之水月菴師所自構也正平丙午臘月十日寂壽七十七塔曰大梅得法上首禪古一人

加州大乘寺珠巖道珍禪師參明峰於大乘一旦機契而受印記

出住洞谷及大乘盛唱乃祖宗風後開承天居此純護大乘且遺誠兒孫以嚴守祖山為念後來大乘師承綿綿世續其緒者師之力許多也師一日閑步後山遠望之則離地空行近之則蹈地自若也僧怪白師師嘿曰莫眼花嘉慶元年三月念三日示寂關維塔于承天出嗣法宗與崇秀德宗道義宗智旨廓六人寶峰秀禪師聞師訃音有偈曰訃音落耳忽消魂鐵作心肝腸千結誰識阿師示真風豈只分外求妙訣坐斷三世與十方玲瓏七穿兼八穴不離當處常湛然其中去來滅非滅

能州圓興寺月鑑虛焯禪師參瑩山於洞谷掌藏鑰久之悟旨山一日問曰藏主近日見處如何師曰國清天子出令無言山曰黃閣簾垂獨端居時如何師曰劫外誰敢稱尊山曰錯師展拜山命嗣明峰後出世總持退去圓興痛自韜晦有得法上首慧欽一人

僧開

統玄路

濃州靜泰寺館開僧生禪師德田氏能州人母某氏夢異僧來投宿生稍長依明峰和尚祝髮因命各出參宗匠一十餘年及再歸省峰證其所解初住大忍尋移洞谷開山靜泰示眾舉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為同為別微曰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鑑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微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眾曰如何是六句外一句眾下語不契師代曰南臺坐見一爐香竟日凝然萬事休後坐脫於本寺有嗣法上首徹堂通禪師

加州永安寺玄路統玄禪師佩明峰之印徧見諸方知識抵加州開永安崇明峰為第一代觀應元年春明峰和尚寢疾于光禪師特往服勤峯病中示眾曰日用現前痛處不通風時如何諸徒咸下語師合掌展拜峰顧左右曰只有箇玄路漢親道得于時徒眾

龍松素溪

月庵

無不愕然峰滅後師心喪三年後終于永安

加州放生寺龍松素溪禪師初參洞谷瑩山禪師執役多年遂得大事了畢山一日說戒師侍立次山問戒體如何會師曰不識山曰金剛正體又如何師曰不壞山曰已得無相戒德向後隨哲首座嗣續宗旨師禮退依止明峰遂得法焉加州檀信創放生寺延師師請明峰為開山自居副貳終沒罔知時代焉

能州永禪寺月菴瑛禪師初參明峰咨決心要後住永禪寺為第一世峯付信衣法語略曰自古至今尋師之褻子訪道之兄弟為法忘身為道捨命然永禪不辱古來獨步堂與稟承正旨舉化緣於遠方唱宗旨於密室緇素傾心遠近偃風爰以光侍者贈法衣期傳續云云又偈曰迦葉昔年頂戴後師資面授付傳來永禪今日相承處歷劫接門直下開于時康永四年乙酉五月二日也

明照

師乃捧衣曰昔年祖室傳來事無相福田水脈通莫道嶺頭提不得而今頂戴化無窮遂披法孫大原字開悟真寺於肥州曾孫東峰菊創善積寺於薩州枝葉繁茂矣

加州寶應寺尼明照大師越前某氏之女也壯歲深厭塵累禮洞谷瑩山和尚薙髮稟戒往謁祇陀智公問佛法省要智示偈曰大千世界一蒲團萬別千差裏許看堪笑少林胡達磨九年面壁太無端師擬對智曰莫錯師退參半年有省再參瑩山山笑曰且喜大事了畢一日問曰汝還識得臨濟舉拂話也無師點頭良久而出山喚明照師不回頭山領之後見明峰哲公親承密印住圓通菴接待往來僧問兩鏡相照中無影像時如何領會師曰莫妄想師暮年營寶應寺於加州振起末山餘風云

淨住無涯智洪禪師法嗣

了寂室

能州洞谷山寂室了光禪師初參瑩山于大乘久之無所證辭謁無涯洪公機語相契執待左右者已有年矣師一日入室涯問曰子還就父時如何師曰今日親入師室涯深冥之師遂繼其席開堂為無涯之嗣亡何喬遷洞谷衲子望風而至某年七月二日逝矣普濟救公乃師所度之子也曾為師忌辰香語曰新豐調古少知音三十三周忽至今誰續斷絃彈得妙夜明簾外月明明

總持峩山紹碩禪師法嗣

無底良韶

奧州拈華山正法寺無底良韶禪師姓藤氏能州酒井保人也年過弱齡深厭世相二十二歲遂投洞谷明峰室得度俾參香巖上樹話師功夫逼切脇不至席二年餘一夜定中有省徑詣伸所悟峰曰此則暫時光影更須知有向上事在參峩山於總持傾誠扣請一日聞堂前板聲豁然契悟趨叩壽室曰良韶與觀音大士同

大源宗真

圓通山曰作麼生。是同底師曰明頭暗頭遊戲自在山領之付以寶鏡三昧及法衣時曆應四年七月十日也師辭去遊方抵于東奧江刺有村名黑石舉目則衆巒齒翠有溪流激出寔絕境也師結茅而居焉長部近江守重義黑石越後守正端悅其道迎接諮詢法要革所居營梵宇號曰拈華山正法寺貞和戊子四年進院開堂江湖學子川奔遂成叢席文和四年移洞谷明年謝事歸康安元年六月十四日集衆據座唱偈泊然而逝壽四十九臘二十八塔于本山

加州佛陀寺大源宗真禪師本州人逸其氏族自幼逸群不受世緣控勒脫白于某寺參我山於總持晨昏勉勵久之徹悟矣山以法衣付之時貞和五年己丑六月朔日也一日山謂衆曰我若在市廛而販魚肉誰是隨後以貫其錢師曰有宗真在山深月之稟詔出世總持學者靡然嚮風上堂洞上之宗乘以五位究事理以君臣分上下雖然恁麼無回互轉變之機則卻失乃祖之旨當須位中明位言中遺言而有相應之分不見道莫守寒崑異艸青坐卻白雲宗不妙師因有僧來參舉扇子曰喚作扇子則觸不喚作扇子則背喚作甚麼師曰扇子僧曰觸也師乃訶曰箇小機巧移蒞洞谷晚開山於加之佛陀應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示寂遺偈曰幻而來幻幻而去幻幻無幻根幻人幻幻嗣法五人謂梅山幻翁了堂尼江月尼滿菴

無際純證

越中州自得寺無際純證禪師能州人早歲依洞谷瑩山和尚創染執侍六年迷悶不能入峩山爲第一座師日親咨請厲聲曰此生若不徹去死不休自是晝夜無展衾峩山住總持師侍行山一日室中垂語曰西天佛未生東土無我等時無迷無悟無生死可

身無菩提可願師頓脫蒙滯不覺喜動眉睫山視微笑詰之數轉語不差命分座未幾出世總持開山自得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今日千山金風捲地霜葉翻空盡是淨法身箇箇三摩提觀面相呈諱不得還端的也否拈拄杖卓一下曰莫教錯舉有得法上首瑞雲微中山環二人

無外
圓照

日州永谷山皇德寺無外圓照禪師薩州人幼出家登具後到肥後蘇迷嶽築精舍住靜尋建六坊大事不明徧參峩山據總持家風峭峻學徒無敢登其門師往謁山一見器許師服勤侍從者多年遂領玄旨山命居首眾師辭去直入日州山中而韜晦矣然而道香不掩聲價騰於縉素間於是創一招提山名永谷寺號皇德四來相聚為禪淵藪僧問無用心處即用心是否師曰道無用心僧曰十年行脚未明大事請和尚慈悲方便師曰爾做工夫譬

通幻
寂靈

如求火見煙便休欲得真火直須大死一回始得若能死卻活火現前薩州島津大道欽其德建寺於谷山聘請為開山始祖額曰皇德蓋示不忘其本也永德元年辛酉十二月六日化闍世七十一坐五十九夏

丹波州青原山永澤寺通幻寂靈禪師姓藤氏豐後州國東郡武藏鄉人也其母初無嗣常詣佛塔禱生聖者一夕夢梵僧付以金盂有妊將分娩其母遽亡父悲慟不已瘞古廟之側嗣後行人往來輒聞廟側有嬰兒聲聞及其父開壙視之師已誕焉其父驚喜乃懷歸沐浴氣體芳潔占者見而駭歎曰此兒非凡流是為法器古有云人產聖子其母沒實不可疑矣幼聰敏善讀書數年間博通經史不甘混俗年十七至州之大光寺依定山禪師嗣雙峰源剝落明年登太宰府戒壇為大僧曆應三年遠遊加北掛錫大乘時明

峰哲公據席師朝煖夕鍊脇不至席一眾咸推以精進幢稱之文
和元年春聞總持峩山和尚道風高尚遂往禮謁山一見器重命
居待司一日聞山舉身心脫落話忽然大悟曰我會也山曰汝作
麼生會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山曰身心脫落時如何師曰倒騎佛
殿出山門山曰莫亂走師曰羅籠不住呼喚不回拂袖便去山微
笑後以古人節角語訛處一一問之答對如流山授以衣法時年
已三十五矣應安元年出世總持懷香供峨山居無何退位三年
庚戌武州太守源賴之細川氏創丹之永澤寺請師爲開山始祖上
堂妙靈廓通彌天句已彰無功妙用匝地無紋彩金鷄夜半飛玉
兔午日眠且道須彌那畔是什麼人擔荷天水混時秋一色衆星
拱處紫微高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便出出則不爲人興化曰我逢
人則便不出出則爲人山僧舉此公案來教盡大地人借他鼻孔

出氣去諸人作麼生拈起拂子拂一拂曰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師
患學者爲文句義解所遮不能見道一切禁絕文字五日一回搜
堂凡見文字即時燒卻僧堂前開活埋竅每有新到試其所參不
契者輒撞入之由是喪身爲法者聚焉後圓融帝聞師化加欽尙
特賜敕黃爲天下僧錄自是洞上之宗大扇於世永德二年奉詔
住總持上堂佛佛出世轉大法輪祖祖開堂建大法幢諸人直下
脚踏黃金地頭載午夜月拈拄杖曰看看有放有收有照有用雖
然與麼山僧有箇一條方便倒拈須彌控轉袈裟鼻孔七縱八橫
橫說豎說或時臨圖添蛇足或時坐氈牽貓兒受笑面前執毀背
後且置唯如一條活路頭作麼生蹈著舉趙州柏樹子話乃曰此
僧怎麼問下坡不走趙州怎麼答快便難逢若有人問山僧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對他曰鷄寒上樹鳴寒下水上堂昨夜文殊普賢

起佛見法見過二鐵圍今朝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要會麼萬古碧潭空海月再三撈撈始應知上堂拈拄杖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一真不可藏似箇什麼卓一下上堂龐居士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既是無爲如何學得既是心空如何及第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要會麼須彌倒卓半空中上堂舉古德曰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要會箇中意一老一不老且道畢竟如何良久曰頭長三尺脛短二寸莫怪扶桑先好照大都家在海門洲至德丙寅越州刺史某氏新建龍泉寺延師爲第一世嘉慶二年董總持到此爲三登也峩山法嗣二十五人山滅後遠遺誠者夥矣師陶沙揀金摧邪歸正唯留十一人餘皆擯之其嚴令常如斯矣晚謝事還龍泉明德二年四月末示疾五月朔稍愈端午日隨例上堂未刻召大眾垂誠曰我滅後汝等諸

無等慧崇

人當屏息諸緣究明一大事俾洞上玄風不墜於地若貪著文字言句名聞利養非吾徒也時至吾其行矣一衆請遺偈師書曰算計甲子滿七十年轉身端的兩脚踏天擲筆而逝壽七十臘五十二箇維收骨塔於永澤龍泉之兩處有語錄傳于世矣越中光穩寺無等慧崇禪師參總持峩山得旨出世洞谷開山於光穩滅後門人天菴階上諸嶽請通幻和尚爲師上堂曰玄微不萌幻妄不生卓卓而無依翳了了而不純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當此時如何領畧萬機頓竭盡無一法當情先聖不携處就父有一徑無等禪師福智圓滿如愚如拙倒提總持無文印大挑永光不夜燈煨凡鍊聖辨龍驗蛇或時芥納須彌大虛懸針或時藏山于澤藏舟於嶽是西天法術又東土妙訣卓拄杖一下云舉古德云一句子當明不當照一

月泉
真印

句子當照不當明，一句子當明當照，一句子不當照不當明，諸人如何體得而相應去？放下拄杖下座。

奧州拈華山正法寺月泉真印禪師姓藤氏能州人也。嘗歲投教院祝髮，研究顯密諸教，聲譽著聞。一旦厭名相繁雜，更衣入禪。肩錫雲遊，謁峩山于總持，便問三密歸一。一歸何處？山豎起拂子曰：會麼？師無對。遂留參叩，不出閫者八年。佛生日上殿，次見雀兒，瞥過面前，忽爾了悟。作偈呈山，山曰：猶帶滲漏。在師拂袖出，山喚真印。師回頭，山豎起拂子，師噓一聲。山曰：汝已徹矣。師展九拜，自是潛輒密鍊，盡到淵源。康安元年夏，正法虛席，山命勉之。師不獲已而應之。四方包笠，至者憧憧不絕。宗風孔熾，後有總持招堅臥不起。應永七年二月廿三日化壽八十二。法嗣四十三人。

無端
祖環

越前州大嶽山祥園寺無端祖環禪師能州人也。卅歲禮大乘堂。

山和尚得度，山指依明峰無涯二公。師日夕親炙，無所契入。後于峨山席下，頓息所疑。會諸嶽虛席，諸山舉師始開法。越州檀越創祥園寺，延師爲開山。某年二月二十四日唱滅。普濟禪師爲師忌辰，拈香曰：諸嶽從前靈苗，祥園歷劫靈根，以是爲生成主，以是爲造化元師。資緣會處，沒蹤跡。君臣道合時，絕功勳。環中隱，照則蟄龍吟，枯木之雲量外真明；則老兔弄夜輪之魂，襍而不混。湛而常存，芳芳郁郁溢乾坤。綿綿密密付兒孫，曾有資薰之妙，更無刀斧之痕。放行也穿諸人鼻孔，把住也收自己真源。此是真慈一生拈出，不盡底消息。卽今有穿卻他鼻孔底，分麼舉香云：破玉早梅春雪裏，暗香疎影月黃昏。

道愛
道叟

奧州報恩山永德寺道叟愛禪師世姓平氏，羽州秋田人也。資生沈靜，負出塵之志。登睿山依師，薙度受滿分戒。習止觀二十四

歲拾所業，徧參叢林。至北能時，峨山據總持師往禮謁，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攝衣從之。晨昏敲磬，盡忘筌筓。文和四年，春山令師入室，付以所傳法衣拂子。從上相承，圖且囑曰：汝緣在東奧，時至矣。速行，莫滯。此師辭去，路詣鴈尾，觀音專禱行道，與隆逾七晝夜。一夕夢大士與一劍，告曰：爾今遵師命東邁，善哉。應隨吾劍，栖止莫他遊。覺而感喜，適寓奧之瞻澤郡。一日遊瞻澤川，見向所夢之劍浮水去，喜取之，誓曰：神劍不邪，重有靈應，投之於淵，頃刻之間，見劍沂流，留一山之下。就此縛茅而居焉。郡主伊勢權守柏山氏欽尚師，風迎接，授契玄旨。延文改元，創一蘭若山，名報恩寺。號永德，捨膏腴之地以充寺產。時黑石正法寺虛席檀護長部氏堅請師住持，師逼應之後，詣津輕之合浦，愛其風景，建寺號高澤，亦爲開山之祖。康曆元年己未九月十三日無疾端然坐，蛇門徒關

維塔於報恩山十成院，嗣法六人曰：月菴湖海天產圓成圓泰無著

源翁
心照

奧州護法山示現寺源翁心昭禪師，越後宦族源氏子也。其母初無嗣，乞靈於觀音大士，及誕果，風神異常。童五歲，辭家投州之陸上寺爲童子，十六剃染受具，廣究經論。十九謁峩山於總持，機語相契，命居侍司。既而辭到伯州八橋郡，喜其幽邃，居焉。豐後太守藤忠敦保長氏歸仰特篤，未幾化荒墟爲寶坊，號曰金龍山。退休寺時，延文丁酉二年也。又行化，抵野州，得地五峯山，建泉溪寺。庚子仲秋入院開堂，辦香歸峩山之法恩。應安四年，結城府主源直光興造安穩寺，請師爲開山住持，居四年，謝事命大仙仲公補其處。經行造奧州會津、薤艸、卓菴學徒四至，遂成寶坊。號慶德寺，近里有教院名慈眼，疊嶂清豁，實是絕境也。師一日徐步遊，彼忽有神

人衣冠都雅來而謂師曰我是當山護法之神也請和尚住此寺
言訖不見神人又告住持曰以當山早讓源和尚可永紹隆佛法
若不然則佗時必爲祟矣住持不敢隨之日末幾匝地大震動堂
塔盡燒亡人皆驚異之俄州之刺史及士民捨貨財以助再造之
功凡伽藍所宜有者一時全備於是住持與檀越相議請師尸之
永和元年四月十五日進院改慈眼爲示現於時野州那須之曠
野有毒石蒸有物憑焉人畜禽獸觸者近者皆無不斃飛鳥過空
及石上則跼跼墮其毒靈如是故時世名曰殺生石無有過其野
者師一日攜杖行敲石三下曰汝元來石頭性從何來靈從何起
又敲三下石流汗震動泐然解散忽有異人設拜曰我是此石之
靈也蒙師開示頓脫苦趣得生天言訖而沒實至德二年八月十
三日也自是名震海內征夷大將軍義滿源公重興泉溪殿閣庖

大徹
宗令

廩撤弊而更新之頗增壯麗丹堊輝煌照耀林巒且施那須莊田
一千餘石以資食輪乃延師再住之至德上皇敕賜能照法王禪
師洞上宗熾於此席徒衆常不減半千既而退歸示現州之太守
捨田園若干頃以充寺產應永乙亥臘月下澣示疾翌歲正月七
日訓徒侶訖索筆書偈曰四大假合七十一年末後的端踏翻鐵
船壽七十一臘五十六塔曰大寂嗣法十人謂齡山大仙前三雪
庭大雪劫外大菴雪江壺天天海
越中州眼目山立川寺大徹宗令禪師肥前人也受業於無方公
後謁峨山於總持山問鐵牛生兒時如何師曰石女動後樞機密
回山曰切忌道著師擬開口山則打師當下有省山晚參翠芭蕉
拄杖話師聞無措歸單不眠至天明倏然了悟乃入室通所證山
再三徵詰當機無礙山曰汝徹也因與今號對衆證明奉侍有年

出世總持然香證我山之嗣濃州并益有高峯靈妙菴主改妙應
教寺爲禪居邀師居之師奉我山爲創業始祖菴主投誠參詳至
蒙許可征夷大將軍義滿公聞師德望喜捨山林田莊又越中檀
越於新川郡創眼目山立川寺延爲開山第一世康曆中攝州信
官建護國寺招竺山僊僊推師爲始祖所至萬衆雲臻驩聲雷動
應永十五年正月初示疾立川二十五日臨終訓徒畢據禪椅書
頌曰生死無常人不識從前佛祖不能及頭長三尺更是誰萬仞
峯頭獨足立擲筆而寂春秋七十六闍維建塔菴曰師子後龍神
夜夜捧燈於塔下人咸驚嘆云

大方韶勳禪師不詳何處人也師事我山和尚密稟心印未及瑞
世遂終嗣子石門叡請通幻禪師作入塔佛事曰春山壘藍嶽春
水蘸碧天漏刻聲沈夜將曉一方明月落誰邊法弟大方和尚提

大方韶

起總持無文印拈出少林無孔槌陰德久扇嗣流無竅借功明位
時葵華向日借位明功時柳絮隨風他今不借借如何安住去石
蘊玉耀山淵含珠媚川

能州定光寺實峯良秀禪師本州人未詳族稟性銳敏博綜群籍
偶見十牛圖信宗門事立志出家初參我山鍼芥難投辭徧參諸
方及再參我山于總持機語相契服勤十餘年山授與杖拂指住
養壽黑白歸者如市本州太守某氏創定光寺挽爲第一代開山
道譽益著聞于朝廷稟敕董蒞總持備中檀信請於永祥寺開剎
遂成叢席上堂一段眞光有何途轍寒風吹徹幾千萬里或時孤
峯頂上目視雲霄或時古渡頭邊和泥合水昨日在妙圓憩老躬
今朝登諸嶽對衲子須知胡言亂語未免葛藤滿地大道虛曠透
長安見成無間誰知議大用不當規樞密不得旨止止不須說我

實峯良秀

法妙難思，雖然與麼格外，一句又作麼生商量去。拈拂子，拂一拂，曰：蒺藜園裏放毫光，荆棘林中宣妙義。上堂：閃電中辨取弄光影，漢目擊間領覽。留滯精魂，諸人且道：甚人分上事。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智不昧。卓爾不依，應用無方。了然無事，塵塵脫落，不受繩策。頭頭虛廓，曾不染汚。入透幽玄之底，出遊三昧之門。冬至上堂：削地風霜飛沙石，豐年瑞雪今盈尺。透過陰陽未分先，誰知一金無變易。涅槃會上堂：綠楊風舞，波旬袖青嶂。雲羅衆聖，愁莫道世尊唱滅度。梅華依舊笑枝頭，佛生日上堂：碧瑠璃色水澄清，紫磨金相光映徹。不洗體，今不洗塵。妙觸宣明誰辨別，無憂樹邊周七步。唯我獨尊，獅吼說設從迷津到彼岸。成道降魔幾饒舌，此土西天起風波。山僧今日揚醜拙，未免雲門一棒。令果然，眼裏著金屑。雖然與麼，卽今如何。酬恩去，空裏莫釘橛。五月望

上堂：萬法全體現爲誰，堪說似薰風。翻麥浪，霖雨洗梅子。記得宏智古佛曰：空劫有眞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卻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今日次韻欲謝大眾。起動體前誰辨宗，位裏密側躬。雪月六戶曉水天一掉，風妙應三昧底虛廓。諸塵中禹力不到處，扶桑在海東。應永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坐化出嗣法十二人有語錄盛行于世矣。

超竺源
西

能州梅香院竺源超西禪師族大島氏甫壯歲無處俗意遂登諸嶽禮峩山和尚爲師晨夕服勤一旦豁然通所詣山溪肯之師天性孤硬甘休巖壑衲子慕風者繼至漸創院名曰梅香後示寂通幻和尚爲師入塔佛事曰西天密旨東土妙訣風吹暗香夜庭寒梅橫月影歲暮雪今向空處示住處面前露柱驚吐舌卽今向甚處見他住處看看面目全露柱堅如鐵

太山

加州聖興太山如元禪師，筑紫人也。遺其氏，髻齡為僧，即出紫，歷參名宿。次依峩山，一語忽投，疑情頓泮。山可之法兄通幻禪師處，眾日得與從游。有年，幻於大原山關聖興寺，師續席住持。四方禪侶聞風來，赴履滿戶外。後陞總持，熾豎法幢。海眾欽服，無幾謝事。復歸聖興而終。普濟救公值師，忌辰拈香曰：此香不是牛頭，不是龍涎，曾得短木久懷之。蘇向寶爐為當寺第二世太山和尚，以仲供養，共惟真慈提持。總持無文印，整起太原已墜綱，異苗繁茂，兒孫聯芳。活卓卓露堂堂的，無兼帶明明不覆藏。雖然與麼今朝，因齋慶讚未慶讚及底。一句諸仁者作麼生，委悉擎香云：大地漫漫，溪雪裏漏春消息。早梅香。

了竺堂

能州總持竺堂了源禪師，城州人也。幼依洞谷明峰禪師，落髮受具。及峩遷大乘入總持峩山之室，蒙授記箭戮力，翊贊海眾傾仰。

僉曰：敏匠山滅後，應眾請補總持。說法縱橫博大，不減古尊宿。遂示寂于此。有嗣法絕照智用一人。

考證

一寒巖章 師或曰嗣道元，或曰嗣孤雲，皆非也。師實嗣徹通大慈室中寒巖親書付仁叟淨熙嗣書曰：道元懷奘義介義尹日。本正安庚子住如來寺，義尹花押。又鷲林寺室中無說宣寒巖孫愚。谷親書付明菴須詰嗣書曰：道元懷奘義介義尹常賢普宣須詰。日本建德辛亥再住大慈普宣花押。此等世系昭昭，猶懸於天日，誰敢疑焉。延寶傳燈立師傳係永平元者，訛之白者，其源出立菴本知客之謔言，使人多疑誤矣。義堂空華集送立菴本知客序載菴之言曰：永平師祖出真歇氏而為本朝曹洞氏之權輿，而後嗣厥法者曰大慈寒巖巖之資曰法泉仁叟叟之克。

家曰同菴能翁乃吾先提耳之師也予按能翁出四子曰泰菴
曰山泉曰瑞石曰義石無立菴本者想是非真子也其說譜系
亦傳說乎諸祖傳云二十七入宋參見太白長翁和尚訛也師
以建保五年誕則二十七歲正當趙宋淳祐三年也長翁以紹
定元年示化先乎師之二十七者十六年也

一義雲章 諸祖傳傳燈云宋國人非也師城州人

一明峯章 僧寶傳云京兆人諸祖傳云能州人非也師加州產
見于洞谷住記又諸祖傳云山囑曰爾宜代我繼大乘席者甚
誤按瑩山退大乘則以恭翁良副法燈補其處後入洞谷正中二
年以師付洞谷席師住此十餘年曆應初移大乘矣

一峩山章 諸祖傳云永仁五年參瑩山於大乘誤也瑩山以乾
元改元住大乘自永仁五年六年之後也

一大智章 延寶傳燈錄諸祖傳云加州鳳凰山誤當作師子山
世並謂加州有鳳山蓋不浚考之故師晚還肥後隱鳳儀山創
聖護寺影不下山二十年有鳳山山居偈是也

一通幻章 僧寶傳高僧傳諸祖傳咸云洛陽人其母亡產墓中
十一歲出家台山誤也師豐後藤氏明德二年在越前龍泉寺
遷化喪記載之其證一也石屋梁公所記人事譜曰豐後州國
崎郡武藏鄉人藤姓其母亡葬焉在墓生十七歲投大光寺定
山和尚剃落其證二也永亨庚戌龍護真化淳公所撰總持住
山記云豐州人受業定山其證三也或謂師父因州細川氏嘗
私通一婦偶游學於洛婦伉儷之情死于疾夫在洛未曾知之
一夕對孤燈婦扣館入告以情夫不覺其為靈居三年生一子
後將省父母於因州已及家婦抱兒憩一丘墓夫先入陳謝父

母聞之愕然而令人視之則不見婦只有小兒泣因收而育焉
兒即通幻和尚也此以師諱號偽作說也明矣一古墓無郡乘
地志之可徵里巷之說當知爲其虛捏也

一月泉章 傳燈錄云無底滅後師受峩山命嗣底誤也先是有
杜撰師行狀者世公不擇可謂疎漏之甚乎總持住山記云月
泉良印嗣法峩山又峩山嘗自記法嗣月泉在其第十三若山
命師嗣無底者何遺此等記哉

一源翁章 師被擯於同門之諸師逮今稱其裔孫曰擯出門徒
舊記紛亂諸祖傳舉其說了謂翁之擯必非度石之事別有所
由吾未知之予讀石屋禪師所撰人事譜詳其事其畧曰通幻
和尚諱寂靈豐後州武藏鄉人姓藤氏云云三十一而投總持
峩山和尚飽參密旨三十五而嗣法四十七而住總持至六十

九住院三回也法眷二十五人之中潤沙揀金摧邪歸正唯留
十一人餘皆擯之然則師之擯非度妖之事也幻禪師稟敕任
僧錄執僧柄達者則豈非源翁云餘皆擯之則其中必有源
翁而師獨稱擯之名者何哉擯門徒也餘無門徒擯之傳記譜
圖而可考焉

近年所編燈傳及諸集師作玄翁玄妙者誤也示現室中師遺
記曰源翁印師嗣天海入師牌於祖堂曰源翁心昭亦撰行狀
曰師諱心昭字源翁亦直下真孫所傳法脈並曰心昭不曰玄
妙從三百年前至今無有改換野州泉溪總州安穩與州常在
隅州玉泉牌名法脈皆亡異於示現也獨所異者伯州退休寺
立牌曰玄翁玄妙其源起於峨山二十五哲記後取之諸嶽
傳法卷上牌也退休一廢後取之傳法卷上牌者歟記既非峨
山直筆不足采何以證之據普濟語錄太山元者通幻和尚法
弟也然記以太山列第七通幻列第十一如是兄弟易位者多
蓋後世傳寫者之臆記耳入牌傳法卷者祈免復籍之後也前
此無玄翁名有之者源翁關東三寺免帖其畧曰免許源翁之
追擯寬文四年甲辰三月廿一日總寧寺光紹罷穩寺三宅大

中寺尊海以可徵矣梅峯信公作退休寺記畧曰濟宗有源翁諱全歸住鎌倉海藏寺其行狀當初既亡後來無可據錄之實挾立翁奈須之豪舉遷之於源翁杜撰其行錄云云事則實爾名則不當以予觀之師自從度石雷然聲名震於當世濟宗源翁徒僥倖其名同相濫爲吾翁度石而僞作行錄若立翁者何濫之有識者必思之

明治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蕩々居士大內青巒校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二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三

萬年嗣祖沙門 秀恕 輯

永平下第六世

護真東洲至遊禪師法嗣

梅巖
義東

肥後州海藏寺梅巖義東禪師參東洲看狗子無佛性話逾半年有省參次洲召曰近前來師近前洲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趙州城畔水東流洲曰三界平沉汝何處安身師便喝洲曰喝作麼師曰和尚何得鈍置人洲頷之囑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躬矣洲遷大慈遊師分座應永庚辰九月十一日入室親付僧伽梨及洲下世補護真次就飽田那錢塘古閑里創海藏寺衲子嚮仰漸成望刹也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曰請和尚離這二途答師曰森蘿秀處事不相

依滌水千波孤峰自異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桃紅李白齧薇
紫間著春風總不知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時如何師曰石火夜
燒山大地齊合掌聞望遠著相將咸皆禮重聲徹禁庭朝旨特賜
德誠禪師號應永三十年癸卯四月朔日入滅世算六十四遠州
普濟寺以師稱藝祖也

大慈能翁玄慧禪師法嗣

肥後州法泉泰菴了運禪師幼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後於能翁之
室忘筌翁奇之留領維那時無說宣唱道大慈迎師居第一座出
住吉祥學侶俱會次移法泉化道益盛莫非繼廢靡不具與上堂
溪聲即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佗日奈何
舉似人眉山恁麼道好喫烏藤三十何故爲佗不合隨聲逐色上
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

了泰菴
運

如此八十老婆不言嫁擲拄杖下座一日示疾珍重大衆踟躕而
逝門人閣維塔于曹源山焉

光禪松岸旨淵禪師法嗣

能州孝恩照菴智鑑禪師初參大智于祇陀問如何是法身二種
光智曰當陽辦的不露鋒鋷師豎拳頭曰聾智曰爾未入門來已
勘賊贓師抽身而去智示偈曰透過法身二種光豎拳消息百商
量當陽至鑑難逃處未入門來勘賊贓後抵光禪松岸和尚之席
下一語投機而平生智解永消執侍經數稔遂被印法眼既而瑞
世能之永光次移孝恩遐邇歸崇玄風日扇能州刺史某氏期長
松寺延師爲鼻祖矣

照菴
智鑑

德翁
正呈

越中州光禪德翁正呈禪師妙年脫白徧叩師門參松岸於大乘
朝參暮請不捨寸陰遂洞明心源岸即付伽黎一頂爲傳法信起

旨徽山

住播之永天繼尸越之光禪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坐臥經行間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子還就父時父全不回顧以應永七年三月十二日而逝出雪庭祥燈外光二人

大乘珠巖道珍禪師法嗣

加州大乘徽山旨廓禪師自印心於珠巖瑞世大乘移領承天爲第二世機鋒穎脫門庭孤峻也侍者定紹參次師問曰如何是吹毛劔紹擬進語師驚掩其口紹釋然契悟便禮拜師曰汝見甚麼道理紹曰和尚瞞某甲不得師曰不瞞底作麼生紹展兩手師休去紹再拜出師出英昌宗益弘瑠普與定紹五人

宗溫老

能州洞谷溫老宗興禪師本州人也自幼割愛離家徧扣師席初謁洞谷明峰次依光孝壺菴皆無所契末後如加州見珠巖於承天曲蒙示誨日夕尋討一旦忽然契證叩籌室而通所解巖然之

宗寶山

及巖遷大乘搆師與俱師處室中參問詳切凡有言說無不契合矣後應洞谷命雲侶爲群檀度懷德既倦逸老于萬松菴以應永十三年丙戌仲冬初八日順世立塔萬松壽七十有四矣普濟和尚秉炬曰幻生幻滅一彈指七十餘霜一刹那位裏轉身人不會寒江明月灑蘆花共惟宗興大禪師宗門棟梁清白傳家不墮先聖途轍脫卻袈僧白窠拈槌豎拂作家宗匠接物利生親切老婆自由三昧去來隨化不證後彌勒不匹前釋迦跛跛挈挈和和哆哆雖然與麼卽今臨行底一句作麼生打圓相曰看看雪點江爐焰發水河

永安玄路統玄禪師法嗣

加州永祥寺寶山宗珍禪師參玄路於永安傳洞上宗旨又依祇陀大智增益智證智爲師書寶山二大字且併偈曰法界圓融藏

海寬須彌百億現毛端七金五嶽皆朝揖八萬由旬創玉寒其後出世洞谷遷永安太守某氏嚮其道風創永祥寺為開山始祖又於河北郡建寶藏寺薦冥福以師為第一世後太守移羽州仙北就郡之南郊建梵刹名寶藏迎師居焉延文丁酉春示疾順世有嗣法少室宗直翁機耳山熊鐘翁意智海慧覺也智密傳妙無逆順八人

洞谷寂室了光禪師法嗣

能州洞谷中庭宗可禪師風神峭拔骨相不凡迨長出家於洞谷山禮寂室光公為師久之受秘訣辭航海南遊數十年間東西兩浙江西湖南兩淮兩廣所有名山道場足跡殆將徧焉然後登太白禮淨禪師塔先是有入迺祖元和尚牌於南谷者歲久湮沒師再雕入祖堂焉尋謁堂頭明極俊禪師後問曰汝久參諸老必有

中庭宗可

付授有便呈露老僧是則與爾證明不是則與爾剗卻師展兩手曰是什麼俊笑而休及辭東歸俊與法語一篇既歸寓北陸之故居未幾補洞谷處雲侶奔轅師示以本分鉗錘不假辭色於是道價傾天下晚倦應酬退休矣嗣法七人各據大方

佛陀大源宗真禪師法嗣

越前州平田山龍澤寺梅山聞本禪師濃州人投州之律寺鬚染從事開遮及律師順寂誓在驛路飢往來馬者十萬蓋善利以為律師也竊慕禪門入京師依建仁孤山禪師更衣行脚參大源於佛陀源一見器之師常行頭陀行或化米執爨供眾僧苦節篤勵為人心服矣適過曠野見鬻骸在艸中蒙帶頤除歸陳所悟源舉數則因緣徵之師應對不滯源密以宗印授焉又巾侍七載溪得其髓越前坂北郡簾尾邑有信士正壽者創建龍澤寺請師為第

梅山聞本

一祖始開法次抵加州開金剛寺稟救請應世總持至山門曰大
解脫門開四方八面來祥雲影漠漠瑞雪白皚皚佛殿指佛曰唯
佛自指曰與佛交手曰賓主歷然誰是賓誰是主已在目前土地
堂曰威德乾坤大和光日月明有靈山記在護法又安人祖師堂
曰少林風冷洞水波清祖師骨髓褫子眼睛禮三拜曰菊因露重
傾方丈曰彼容三萬二千座我著尋常五尺身今歲曾無癡愛病
一禪牀上一閑人拈衣曰不金襴與屈胸衣麻襦傳來我老師祖
至賢兮父又利胡爲珍御著窮兒登座指法座曰向上直指不跡
階位須彌燈王在脚跟底示衆曰臨濟三玄洞山五位扶樹宗乘
底勝樣也吾無一玄一位汝等作麼生會自代曰大衆歸堂喫茶
僧問諸方匡徒立宗如何是和尙佛法師曰我不如爾僧曰和尙
無瞞人好師曰果然不如爾未幾謝事歸老於龍澤大相國義滿

源公墓豔師之名行命本州刺史徵赴都下師稱病願終林丘公
敦請不已師遁出山公於是放逐其志師又還山公遣畫工圖頂
相師不許畫工在屏處窺視師巡堂描之以獻公時殿中震動相
者曰爲有大人像在也便遣使返像於山矣嗣其法者大初傑堂
如仲妙勇曇湖特岳堂創越之耕雲仲關遠之大洞皆請師爲創
業之祖應永二十四年九月七日示微疾集衆告辭溘然長往建
塔本山

和州寶陀山補巖寺了堂真覺禪師姓平氏本州結崎人年十七
投南都龍華院願顯公祝髮尋受滿足戒隸籍於東山永久寺學
三密教會三光國師開法紀之能仁師更衣就弟子之列時年二
十四矣一日閱夢窓語錄有省去遊北陸東海歷參不一復菴珍
山祖一心悟諸老宿三光瘕疾於泉之大雄寺師往省觀值光滅

了堂
真覺

度參總持峩山和尚貞治二年秋聞大源寓江州上野報恩寺師
往造焉扣宗門關候得箇入處造偈以呈源肯之源創加之佛陀
命入侍司尋主藏源一日指初祖畫像令師作頌師乃書曰又手
當胸是什麼梁王不識老胡禪廓然無聖止啼語無限靈光照大
千源見之稱善便入室付衣法應安二年八月也師曾有南遊之
志于六年十月發船於攝津海中俄石尤起波浪怒激滿船失色
師端坐默念觀音大士倏見滿月輪相現檣上風濤止著岸於薩
州羽島乃卓菴以居市來邑豪族某氏荆楚剎延爲開山第一世
號曰萬年山金鐘寺時文和丁巳歲也至德甲子和州信官創補
巖寺迎師不得已而赴之褫子望風而至常舉萬法歸一話以接
學人有僧請問五位訣師丁寧傳持其僧夏末入室謝恩師曰五
位之外有那一訣爾作麼生會僧無語師曰爾不達五位此去莫

言親受訣明德癸酉退休命智嚴補席嚴於加州龍負山創瑞川
寺師移此爲養高之所末後鳴鐘集衆說偈曰性命盡處已一息
中清風匝地八面玲瓏遂坐逝應永已卯六年七月二日壽七十

皇德無外圓照禪師法嗣

豐後州妙德山泉福寺無著妙融禪師姓藤氏隅州人自幼俊邁
不伍塵俗十九歲往日州大慈師事剛中柔公落髮受具偶閱三
祖信心銘柔呵曰用這葛藤作什麼師忽發玄機單究明己事尋
抵肥州坐夏萬壽期滿謁三光國師於鷲峰問曰如何是學人日
用事國師曰不思量師曰還可趣向也否國師擒住曰是什麼師
無措亡何回鄉挂錫於靈山興聖寺留三載九旬燒香於跌上端
坐至夏末喫粥次見香煙印鉢裏警爾有省作偈曰靈山付囑絕
言詮迦葉破顏傳不傳端的全提有何物看看心月本孤圓延文

無著
妙融

庚子春菴居薩之副田一日有同參僧於定中展兩手師打之曰
光陰可惜勿空瞌睡僧曰適夢一人負大般若經來吾欲接之故
展手爾是晚聞無外和尚自總持來駐錫於鄰里師曰總持是般
若躰也同參所夢豈應在茲乎翌日具威儀參謁外熟視詬罵師
覺如毒箭中心乃奮志尅責誓曰若無徹證分不再參見其夜跪
坐至第四鼓倏然開悟急奔呈所契外溪肯之後外往皇德師戮
力三年侍奉尤謹外付衣繼其席貞治五年開大平山於日州河
北安居日衆纔十餘人至夏末滿八百指應安二年結菴於勢州
一神社主問曰我嘗看神書有一段疑處參問諸善智識未有決
了分和尙慈悲指示師曰試問將來主曰書曰清以爲天濁以爲
地未審混沌未分時清濁在何處師曰向清濁外別道一句來主
擬開口師便打一掌曰這立地死漢堪作什麼主當下契悟乃執

弟子禮受菩薩戒一日謂師曰某甲嘗夢見異人曰爾求法志淡
故來告爾卻後十一年有眞善知識來爲爾說法此是支那國英
蓉道楷禪師應化也爾是當時楷師之檀越也如今正當十一年
與夢中事相符師笑曰俗漢莫寐語矣永和元年豐後田原氏與
師謀欲建禪宮就東崎村開山恨無水忽有一童子手執如意指
曰此處有水言訖卽隱師以錫卓其指處恣泉隨出寺曰泉福居
五百僧永德三年回鄉卓菴於天山陽至德初信州太守藤季高
室某氏於肥州建玉林寺請爲開山第一世逼不得辭應之道風
彌布聞及于輦下至德上皇深欽慕敕賜額爲祝國道場雲侶奔
趨盈一萬三千指又如豐後之永泉肥前之醫王作之太平筑之
大聖俱師之所勸也明德四年秋在泉福示病八月十二日剃髮
澡浴更衣坐椅書偈曰法法本來法心心無別心玉兔常當戶白

日不移輪置筆而寂野州太守田原氏至作禮嗟嘆師忽開目慰
問移時而往壽六十一臘四十二塔于寺之西北隅曰普門救謚
真空禪師

永澤通幻寂靈禪師法嗣

相州大雄山最乘寺了菴慧明禪師俗姓藤氏相州糟谷縣人受
業於建長不聞禪師挑囊距關徧參諸方聞通幻禪師在永澤盛
唱洞上宗旨遂往禮謁幻問什麼處來師曰相州幻曰路多少師
曰七百里幻曰踏破草鞋若干隻師曰不記數幻打一棒曰老僧
此間不容恁麼飯袋子師灑然有省作偈呈幻首許參堂過夏
尋參峨山於總持一日聞山上堂云直下可大休大歇去廓然契
悟不覺大笑曰正是諸佛本源即今慧明自性山曰爾見箇什麼
道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山便打師禮拜辭回永澤幻喜甚即

了菴
慧明

命分座付拂子自讚頂相讚曰孤明一色脫盡塵埃那時風光不
居靈臺金鷄報曉天未明玉鳳喚春銜華來奉詔出世總持應請
歷主永澤太平所至山川改觀法席增盛後將期最乘擇地未決
忽有一丈夫其形魁偉導師入溪指一山曰斯山峭絕而宛似支
那百丈山師黨居之爲東海禪林道化無窮師怪問公爲誰邪丈
夫曰我是此州大山明王也言訖隱焉遂就山塢薙髮搆廩鹿
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設檀供貴賤競來登構梵宇
山曰大雄常至充千衆果符明王之讖也矣上堂僧問如何是洞
上家風師曰日午打三更僧曰學人賴入法社師曰同途不同轍
僧問如何是慧日光輝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梳子僧曰學人如
何領會師曰天曉不露夜半正明解制示衆曰趙州四門長閑不
礙諸人往來爲甚麼昨日結制今日解制自代曰霜重風嚴景寂

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師與石屋和尚在東西並化開二甘露門也
學者不游福昌者必上最乘不入二師之門者時稱癡焉會有二
異人夜間入室者數回侍僧怪之問師不答一僧竊求其蹤則直
到山下一入飯澤廟一入矢倉澤廟依之識二神入室參禪師異
跡甚多畧不記晚倦應接去山三里餘築小院以爲燕息之所應
永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鳩徒遺誠訖奄然而逝壽七十五門弟
子收遺骸塔本山嗣其法者韶陽大陽大綱無極慧春照滿六人
薩州玉籠山福昌寺石屋真梁禪師本州伊集院人藤姓島津之
族也父忠國號無等母阿多氏夢白衣大士降臨有孕生而穎異
有出塵之趣六歲投廣濟寺執童役一日族長鑑公命師執爵師
掉頭拒之曰如來金口痛制其可犯乎鑑喜曰真出家兒也十六
歲入京師禮南禪蒙山明公落髮進具謁東陵璵於西雲璵喜其

石屋
真梁

骨相清奇授以今號繼見中巖月于建仁侍藥局參寂室光于江
之永源看狗子話久之不契又侍此山在於南禪掌賓客見古劍
訥于泉州高瀨機語相投應安四年詣丹之九世度筑之志賀島
祈道果於文殊大士夢大士以福玉二字授之師白大士曰我所
願者無上菩提之法世福非所好也大士曰爾第持去他時當自
知之後參通幻於永澤幻門庭峻絕而嘗不許入室師袖香而上
幻見閉門師退次日又參幻又閉門如是者一十二次師念是我
輕心也今夜須捨命脯時立直達旦幻憫接入師便問曰生死到
來時如何幻曰把將生死來與爾道師無語幻俛看韶國師偈師
無措幻曰既是心外無法爲甚麼卻云滿目青山師脫然曰滿目
蓮幻領之乃謂曰汝明日鬻衣盂設一堂粥供從茲服勤無間造
詣益深一日幻問曰觀音大士爲甚寶冠戴彌陀師使著帽出去

永和間訪大拙能公於東野能問曰臨濟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真人汝作麼生會師曰不可喚作無位真人能曰無位真人與非
無位真人相去多少師曰門前金剛舉旗拳能便執師手曰須還
我師資禮師呵呵大笑而出能顧左右曰昔在南方見千巖老漢
於徑山發明此事巖大喜載我小轎巡東西序令人瞻禮其時悟
處適來梁禪客撥轉底關候子耳乃以獨褊待之後抵宇都宮閱
大藏忽夢通幻和尚持袈裟來未幾幻有總持之命誘師輔行果
以信衣相付明德元年島津大道創妙圓寺延師爲第一世應永
改元陸隔日三州守藤元久島津建梵刹起師爲開山師以玉龍
福昌名之蓋表昔日夢中所授也初止妙圓其化未廣到此三州
道俗靡然歸向常居一千五百指戊子應請蒞總持上堂僧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後崖竹筋鞭問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用

一經
永就

人境作甚麼僧曰築著磕著師便打師室中舉韶國師偈及大死
底時道將一句來語接學人常曰縱使不得一箇半箇吾家種艸
掃地盡不可以藥汞銀當九轉丹砂去通幻遷化後有冒稱傳法
通謁者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若眞證實悟底如兩鏡相照豈瞞
山僧邪速出來一一勘過其僧匿跡而去師以香片與尼智泉泉
珍藏久化成舍利泉持來自師師此曰這臭老婆莫令妄傳應永
癸卯五月五日值通幻禪師三十三周忌師往永澤請集萬僧修
大會齋告衆曰我留殘喘至今日者正期先師之遠忌也今能事
既畢吾將行矣十一日沐浴更衣恬然坐脫壽七十九臘六十三
奉窆茶毘舍利纍纍綴牙齒間平生所持念珠不壞建塔永澤薩
之天昌溪固直林作之西來防之關雲並其插艸之地也
攝州景福寺一徑永就禪師里族未詳早游歷爲志參諸名宿得

日本通志卷之三十一
省要處以此自負聞永澤通幻禪師道譽遂往禮謁幻問何處來
師云撥艸瞻風來曰如何是行脚眼師云既呈似了也幻便打曰
道甚麼師擬議幻連打出自茲慚服就槽廠執爨役者兩載幻移
龍泉師侍從一日幻上堂曰現成公案大難大難山華開似錦淵
水泄如盤師疑情頓發歸堂過五晝夜如彈指頃一夕入室叙語
未了幻擒住曰速道速道師倏然所疑冰釋遽禮拜幻詰之無礙
滯乃命分座付以法衣自贊肖像曰無明幻境幻化空身眼角稜
秋鼻氣溫春木人游及空劫路玉兔走流崑崙津初瑞世總持遷
永澤龍泉越州太守平尾氏嚮師道化於攝之六潮建景福寺延
之師推通幻爲始祖遂爲一方望剎應永某年十月二十五日示
寂有得法上首曰實底奇山物外永繁道圓各開化一方先是師
侍通幻于永澤有異婦薄暮乘風雲來或淡更從樹頭過入室問

普濟
善救

法衆甚怖畏焉一夕師竊候其自丈室回乃問尋常入室者復是
何人欲求何物女曰我是業龍也久住此山池常護法幢今幸投
和尚求作佛師曰有一問汝言下答得即放過汝若答不得趁汝
下山女應諾師曰法本無法汝爲護何法佛是無念汝欲作何佛
女無對師打趁下一朝值風雨晦暝池水湧鼓有大白蛇出橫走
至山門頭師報通幻幻授大戒蛇俛首作禮謝勢倏擊雲昇去始
知爲蜿蜒也時遺落鱗若干枚留鎮山門龍湫今尙在焉
越前州圓通山禪林寺普濟善救禪師姓藤氏加州河北郡人十
三禮淨住寂室薙染十五受戒參天關先于東勝壽福中庭可于
洞谷別源旨于洞春中嵩月于妙喜中嵩器重之授普濟之號復
歸淨住司紀綱以大事未明去依通幻於永澤幻命居侍司一夜
夢覺忽省發即入室問曰飛龍上天時如何幻曰作麼生是飛龍

師曰龍無龍句幻冝之泊幻主總持師隨歷任諸職康應元年臘月初六夜定中忽然徹證起詣丈室曰某甲卽今拾金鍼幻日如何拾得師曰通身是眼幻日如何是通身眼師曰并見驢幻印之付以衣偈杖拂分座出住加之聖興嗣香供通幻明德四年奉詔住總持元旦上堂以拄杖劃一劃曰天得箇一清地得箇一寧諸佛得箇一轉法輪諸祖得箇一立門庭衲僧得箇一鼻孔遶天總持得箇一已眼瓏玲拄杖子得箇一作麼生行履去卓一下云早梅一朶得春馨上堂青山父卓卓不依物白雲兒飄飄任去來子還就父全不顧回作麼生是就父一徑機輪轉側處佛祖絕按排且道諸禪德卽今向那裏全行履去夜明簾外暗弄機梭明月堂前妙拈針線上堂蘆花帶雪無分判塞鴈叫霜昨夜寒大用現前絕軌則爲誰明月落欄干正當與麼時爲是時節因緣爲法爾如

然大衆還委悉麼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冬至上堂陽來陰去書雲節沙飛石走甚寒徹空劫春信有誰傳雪裡梅花吐香泄正當與麼時大衆如何折合去雲布五朶瑞日添一線長已而謝事還聖興應永三年主丹之永澤重新之五年移越之龍泉亦起其廢州之樓富莊檀信創願勝寺挽居之退居聖興十二年德尾保白澤永幸居士請於禪林開荆締營盡備禪規肅整以故叢林大振遂爲一方望刹翌歲應永光之請亡幾歸老於禪林戊子春染少疾日累沈綿門人知師不起請最後垂範師掉首繼覆左手云今日分明指示安祥而寂實應永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壽六十二臘四十七法嗣八人曰大圓直傳玉翁崇珍玉叟淨智元快法鑑有語錄傳于世

不見明

越前州長蘆山興禪寺不見明見禪師雲州三澤盛族源氏子也

七歲喪母，因隨雲樹三光國師受歸戒。常語人曰：世俗寵榮非是，我所望舞勺而上高野山習書典，偶值亡母，忌其父請古劍禪師。陞座說法，師聆始慕。教外旨，二十二父又喪，師便知出家。時至竊遁往東關禮大拙能於圓覺落飾進具，尋歷參于大源真大徹，令古劍訥後謁通幻於永澤，便問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時如何？幻曰：吾亦不曾知。師曰：大善知識豈有恁麼說話？耶幻打曰：道什麼？師茫然異日出遊門外，看二僧相對舉，則鑑院在法眼會裡，不嘗參請入室。機緣感復問難，豁然太悟，急歸入丈室，呈所見。幻點首授以僧伽梨及自贊頂相表法信。時至德二年臘月十八日也。應永元年歸故里龜龍檀越建瑞洞山總光寺，迎師爲開山。始開法二年移越之龍泉。三年開興禪州守欽，其德爲外護。丙戌蒞總持庚寅遷丹之永澤。五月下嶽一夜山鳴，谷答衆怪之。師曰：老僧住世

不久無何示疾，晦日修布薩如常。六月三日端坐而逝，壽六十四。臘四十三嗣法。九人曰：了巖中的通谷，喟菴天窻節通寶菴春庭閑室。

自天眞性

越前州普門山慈眼寺天眞自性禪師，姓藤氏，家世爲興州刺史。少任俠，膂力過人，累隨將帥，立戰功，偶悟世相，浮幻志慕佛乘。嘗從一禪者扣緊要法門，禪者示以永嘉大師云：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師純一提撕，無措。一日戰場與敵交鋒之際，忽然猛省，卽拋下弓劍，直到越之龍泉，見通幻和尚，呈所證。幻曰：如汝所見，但升堂未入於室。師於是求度，幻爲剃度，號天眞。自性時師年四十二矣，不幾命充典座，護惜常住，不暴殄爲衆所稱。嘆幻令看南泉斬猫話，師畫辨資百事。夜坐堂兀然，達旦一日。幻問曰：典座近日見處如何？師曰：破鑑元，舊鐵幻，未得更道。師擬

進語幻拽，坐具劈口撼，師當下契悟。禮退會檀越饋一器，食幻召大衆問曰：「可中有物白如漆，頓似鐵喫者，則百味具足。且道是甚麼？」衆下語皆不契。師出衆開卻，其蓋云：「祇這是。」幻曰：「法喜早遭典座喫了，諸子但得其餘。」殘耳師後到州之宅，良謀建精舍，掘地得觀音金像，因山名普門寺，稱慈眼。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尋在丹之永澤越之龍泉開山，于隅之楞嚴到處陶冶，學人孳孳如不及嘗。自題肖像曰：「天真自性不屬正偏，牛頭馬面比土西天。」應永二十年正月十三日示疾坐化。出機堂快翁英仲希明梅庭敬堂道一禪一不昧九人。

天鷹祖祐

尾州青松山正眼寺天鷹祖祐禪師，加州人，姓藤氏。波多野族大織冠錄足公之後也。母阿多氏夢日光照屋簷而有身，生于延元改元三月八日。氣韻超卓，眼有重瞳。相師見稱神童，年甫舞勺入州之

律院剝髮，肄聲聞。篇聚年滿稟具戒，後慕有教外旨，謁通幻于永澤，便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請和尚慈悲開示。幻曰：「語默動靜總是總，不是師無措。」因看首山竹筧話，有省白。幻幻不肖，更示曰：「趙州因甚道這無字速道。」師發憤力參寢食共忘，有時聞雷聲廓然大悟，乃具威儀入室。幻見其來曰：「爾會也。」師禮拜出卓菴于丹波村雲山。明德二年再省觀，幻喜付衣法，征夷大將軍義滿公集淨侶於內野，誦法華萬部，仍招師讚揚法事。繇是道聲振海內。尾州太守直正欽其德，遙叙師資之禮，迎請受戒參禪。且需法諱道號師書青松正眼字以付之。應永元年太守相攸於州之下津城東，建刹乃起師尸之師奉通幻爲始祖。太守增歸崇捨莊田若干頃，以資僧供。師即揭太守之號名山，以諱名寺。繼得請住總持。歷主太平青原又丹之洞光尾之雲興師皆爲第一世。應永二十

天德
曇真

年正月二日化壽七十八臘六十五出嗣法二人
江州佛日山大光寺天德曇真禪師姓橘氏本州志賀郡人也母
山名氏夢日輪入懷而妊以正慶元年壬申生焉八歲上睿山出
家習台教者數載後捨參禪依通幻于青原久而悟心要一日幻
問不思善不思惡時那箇是汝本來面目師顧左右而卓然立幻
曰速道速道師進一兩步叉手而立幻曰正當與麼時如何師便
與幻一掌幻呵呵大笑師辭歸鄉時有台徒祐元法印者住于益
須郡醴泉寺素嚮師風以醴泉爲禪居延師主焉一夜堂前有殊
光一道從地發而苑林煥赫詰旦就光處掘之則有扁額佛日山
三字昭然見聞無不驚歎仍改醴泉號大光一日道俗聚會請說
法師曰我不知爲諸人所說之法咸曰師已稱長老因甚不知說
法師曰以我被稱長老實不知說法若要尚多聞尋經論尖紫利

量外
聖壽

辯說得分明自有座主在何怪山僧征夷大將軍義滿公迎請申
禮問禪要命有司重興諸堂寄捨莊田以資食輪師後到防州士
民歸崇營梵宇俾師居之大陽寺是也未幾退歸大光明德二年
五月通幻和尚示滅龍泉衆請師住持正長二年秋遷丹之永澤
未期月遘病八月初一退居越之宗生寺九月六日右脇而化保
齡九十有八有法嗣運溪用日菴光哲叟俊實田秀夢印原朴堂
淳六人
隅州大定山永興寺量外聖壽禪師族藤氏本州蒲生城主清種
之子母市木氏妙年出家徧參諸名宿後依永澤通幻禪師服勤
十二年遂洞徹性源幻付以僧伽梨法具師辭還鄉郡主藤氏翔
永興寺迎請爲開法師神姿嶢嶢機辨迅捷學人纔來謁先問其
所參少涉擬議便道這飯袋子漢堪作甚麼虛頭者到此之速趨

芳庵
祖嚴

出不許再謁卒以爲常希有契其機者某年正月六日示寂出無聞聖音一人

越前州寶土山願成寺芳菴祖嚴禪師族二階堂氏攝州人也自少出家行業純一及長徧見大方宗匠咸稱爲精進曠謁通幻于龍泉俾充待司久之發明宗旨幻付僧伽梨拂子自贊頂相贊曰驢胎馬腹如愚如拙肥不餘肉瘦不露骨鼻氣吹橫春山霞眼角照沈秋水月初出世總持移龍泉有智本大師於越州丹生北郡建梵刹號曰寶土山願成寺延師爲第一世示衆曰天童淨和尚曰參禪須身心脫落只管打睡堪作什麼汝等兀坐昏昏似棺木裏瞋眼相似須急著精彩入古人脫灑之域若是皮下有血當淡生慚愧應永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臨寂聚衆警戒書頌曰本離死活今絕去來不住正偏豈染塵埃擲筆而化出法嗣十六人

天菴
禪曙

光穩無等慧崇禪師法嗣

能州諸嶽天菴禪曙禪師源姓本州人也初以童子從洞谷明峰和尚祝髮受具依無等朝夕扣請機鋒交觸解路頓絕等領之後出世洞谷再轉諸嶽開堂僧問法雷曰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曰恁麼則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無等何也廬陵米價貴鎮州蘿蔔大於此無汝啗啄分無爾趣向處還會麼若又自沉吟劍去久矣謝事退處加之開禪寺遂終于此焉

正法月泉良印禪師法嗣

奧州龍門寺古山良空禪師古金氏羽州莊內人也十九歲投邑之教院薙髮習天台止觀疑未決遂入叢林謁月泉於正法乃問三藏奧旨畧究其綱要離此乞師直示泉曰還見案山點頭麼師

古山
良空

梅榮
元香

愕曰不見曰子來此見甚密師曰門前流水山後白雲曰脫空漫語漢師無措泉一日上堂師出問如何是學人本分自己泉曰不干老僧事師通身汗流展拜遂求掛搭泉命掌與座一朝就爐添柴次火星點額貧痛釋然頓悟趨詣方丈泉曰典座有何事師呈偈曰自己本分事通身也大奇忽然火與火相拄絕遲擬泉曰汝滾知今日事永無退失即延堂與付衣拂應永甲戌遊磐井郡瀧原邑創威光山龍門寺月泉滅後同門請嗣席一住三年歸老於龍門應永廿二乙未三月一日順世壽五十三臘三十四

與州願成寺梅榮元香禪師里族未詳師頓悟過人篤好宗乘從月泉遊一日泉警勵諸徒衆未有對師直前肆言泉曰吾分汝大梅一枝只要無陰陽地一片師展開兩手曰是一片地泉曰那一片在甚處師曰覷面不覆藏泉笑曰汝可入吾室矣一夕定中有

虎溪
真乳

異僧威儀堂堂眼光射人告曰磐井有靈區汝緣在彼往矣師怪甚亡幾磐井郡主竹內氏創梵刹聘之進山日殿裏有醫王善逝像與定中所見無異因知此尊之冥應號曰白馬山願成寺也應永十二乙酉秋蒞正法辦香嗣月泉并年而謝去乙未八月十日示疾而終建塔本山出來用梵西玉安永琳二人

與州大祥寺虎溪真乳禪師族人首氏本州江刺郡人也文和二年四月八日生焉七歲而考妣俱亡矣師哀慟不止滾厭浮幻出家禮正法月泉和尚祝髮泉見其志趣甚相器重已而稟具戒服勤十載有所默契一日泉舉百丈再參因緣曰汝作麼生會師曰他家自有兒孫在泉曰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於意如何師曰何得安牛頭喚草泉擬拈棒師打筋斗出去自是入室親稟記朔永和年間抵州之時邑開創龍雲山大祥寺請泉師爲開山自助

太應
玄徹

化康應己已繼席進山開堂四方英才鱗聚磐井郡主黑澤清景
欽師道顧其地狹隘不足容衆移寺基於黑澤勝地立起焉應永
二十九年仲冬十三日示寂遺偈曰拈弄傀儡滿七十年末後一
句佛祖不傳擲筆化塔寺之西隅得法者十三人
奧州松音寺大應玄徹禪師初出世總持遷正法上堂昨日說凡
夫法聖人不會今日說聖人法凡夫不知拈拄杖卓一下聽雨寒
更盡開門落葉多上堂一切法是佛法一切心是佛心桃花帶日
舒紅錦草色連天掛綠茵晚歲到塔山創正音寺居焉將終索浴
更衣書偈而逝

笑巖
慧忻

奧州瑞德寺笑巖慧忻禪師本州江刺郡人姓平氏自幼識見穎
卓出家後徧參諸老及謁月泉令看柏樹子話有所入卽投以偈
遂蒙印可角懸檀越建瑞德寺延師爲始祖次移人首常安寺應

通海
良義

永歲月泉遷化門徒就山西北建塔院日續燈能之總持贈扁額
衆議移師主之兼總奧羽二州僧祿事自此泉師門流五百餘寺
皆屬之法席鼎盛嘉吉上皇聞師道譽遠賜鳳章文安元年寺燬
師不動容變色與衆修造兩歲而成寶德己巳復燬師不驚而多
助雲至不一年諸宇崇成焉寶德二年庚午二月二十二日沐浴
更衣趺坐而逝壽八十四歲

巨泉
良珍

上州長覺寺通海良義禪師羽州人逸其氏依月泉得度卽杖策
遊方三四年還值泉上堂舉見十二因緣卽是見法見法卽是見
佛有省投丈室呈所解泉領之服勤七年及泉遷化浮遊關東上
州檀越於高尾鄉建長覺寺請師居焉化門大開聲播遠近若武
州長與常州天德亦皆師應請所開後無疾溘化
奧州萬年寺巨泉良珍禪師本州產依正法月泉禪師剝落每見

良雄等

韶瑞麟

泉曰老僧除卻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心竊有所疑後深得其旨遂往志田郡長井保卓菴以居久之漸成賢坊號曰萬年後遷正法化道益盛無幾謝事回萬年而終

羽州補陀寺無等良雄禪師羽州藤氏子自幼出家禮月泉為師徧歷戶庭咸無所證復依月泉得法焉初住補陀遷正法退歸羽州開正應寺上堂百骸潰散一物鎖長靈卓拄杖曰雪內牡丹花上堂三德六味供佛供僧有情無情均沾利樂還有知恩報恩者麼美食不中飽人喫

祥園無端祖環禪師法嗣

能州宗圓寺瑞巖韶麟禪師本州神保氏子卅歲受業於總持峨山和尚受具後依瑩山師翁諮詢心要于此有年矣尋參明峰于大乘無涯于淨住獲啓發者甚多復如祥園見無端環公一見之

頃機機胎合而群疑頓釋卽命歸侍司晨昏敲磬益至壺奧既而出世諸嶽補祥園能州太守源滿家島山氏創宗園寺請為開山應永十三年肥州牧神保氏重興殿宇為開法移董永光甲辰再住諸嶽上堂圓湛虛凝機輪未轉深沉密樞元氣廓爾靈槩閉不萌枝機梭動關楔子正位轉側其中夜間石女登機偏位去來其際天曉玉人破夢轉處護生肘後符迴途發光頂門眼如天共白雲曉似水和明月流約袈僧門下未當宗乘所以道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觸波濶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點開恁麼眼橫說豎說應用無邊不涉理路千變萬化異類中行有甚易難雖然與麼尚有脚下帶紅絲線在卓拄杖一下曰塵中縱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上堂聲色之量淨盡見聞之路更殊樞內機梭泯絕功勳體用俱亡妙圓一片內空不斷妙智廓廓萬境明明法身無相

應物現形般若無智對緣卽照青青叢竹鬱鬱黃花卓拄杖曰諸
禪德還委悉麼良久曰蘆荻叵分混雪相水天難辨合同秋示寂
塔宗圓嗣法七人曰青山秀玉麟天曇叟芳敬堂崇日東春大琳
珍雲澤與有五會語錄

永德道叟道愛禪師法嗣

羽州洞瀧山總光寺月菴良圓禪師本州平姓政信北條之子道叟
禪師之姪也母夢圓光入懷有孕以貞和戊子四月八日生襁褓
見佛像喜動眉睫咸異之十三歲父誘抵叟之永德寺謁道叟叟
一見嘉之使其祝髮受具每以己事咨叩叟授世尊拈華話令參
之涉歷寒暑鮮克契入因叟喫茶次以蓋度與師師擬接叟俄留
日是甚麼師當下釋然不覺下拜叟曰銀山鐵壁打開也否師曰
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叟點首曰是汝屋裏底事善自護持師

月菴
良圓

辭辨諸方謁峩山於總持一語契投命爲侍者留五載復返錫省
觀道叟時叟衰老不勝院務忽喜師至代令在持檀越柏山氏將
請巨海繼之師竊遁抵玉造郡卓菴于花淵山之下座下衆僧蟻
附會當國亂戎馬紛馳師乃避入深谷居無定止一日詣參之蓮
萊寺祈道果於醫王佛夢佛授一文大廣錢曰汝緣在羽州往矣
莫止于此師白佛曰我所願者法寶也世寶者非所欲也佛曰汝
五種緣熟也以此爲徵矣覺奇之徑抵羽之莊內有一山名洞瀧
瀑布迸出師喜其勝絕縛茅而居焉上野介佐藤實信同其子正
信來執弟子禮革所居作梵刹號曰總光時至德甲子歲也師住
此二十年應永癸未二月付湖月補處行化往下總白井莊郡主
某氏崇師道望就治所建寺迎請師不得辭應之山名報恩寺曰
永德者蓋示不遺其本也而龍象復集如市丁酉春謝事歸羽州

卜居龍山爲終焉之計，號曰龍泉。應永三十二年乙巳七月廿七日，示寂。壽八十一。嗣法六人：曰湖月、音梅、雪、東南、浦、珠椿、龍、賀、大樹、用、聖、山、賢。

示現源翁心昭禪師法嗣

下野州泉溪齡山延禪師參源翁于泉溪。翁示以靈雲見桃花話，一朝頓然冥符，欲呈所證，而詣方丈。翁望見，卽曰：汝作麼生？師曰：黑漆崑崙夜裏走。翁曰：更道。更道。師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翁首肯，便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等，舉爲第一座。後補泉溪之席。伯州金龍山退休寺壺天玄晟禪師洛陽人，縉紳之胤也。因懼喪亂，遁入東福寺。時值源翁和尚游方，在山仍就得度，乃從翁往。筑紫留山陰，退休執侍三年。翁旋東關，移泉溪安穩，諸刹師咸侍從焉。積三十年，未曾退倦。一旦忽有微處不覺，汗下久之，盡所疑。翁

延齡山

玄壺天

天海空

一日召師曰：我將終于東邦，伯州退休寺山陰靈境也。今付汝善能，相續勤起叢林，真實履踐，母尚浮華。乃授以僧伽梨及壁尾，師固辭不許。既到山壞，圮蕭索，師一鉢一鉢縛茅以居。凡三年，復舊觀。玄學奔趨宗風，勃起鹿苑院大相公，聞名聘赴洛，稱病不起。公增歸仰，捨伯州膏腴之地，以充寺產。至德上皇慕其道，敕問祖道，奏答稱旨，特賜金龍山額，出嗣法無餘。圓南針終巨靈，盛三人。奧州示現天海空廣禪師洛陽人，姓橋氏，諸兄公之胤也。八歲亡母，慨然發求道之意，依嵯峨天龍寺出家。十五祝髮具戒，後徧參諸尊宿，卒爲源翁昭之正嗣。應永巳卯出世，示現上堂，大道在目前。早朝喫粥，午時喫飯，玄機超物，表山只是山水，只是水一念洞然，萬緣廓爾，行住坐臥無一物不彰，至化語默動靜無一事不演。真乘若又水中求月，萬里涯洲畢竟相應，一句如何，指陳移花兼。

蝶至買石得雲饒應永二十三年二月初召弟子曰吾將往矣汝輩在外者可速還十五日修涅槃會了示眾舉雪峰三處相見語曰大眾今日作麼生相見處眾咸下語師曰袖籠沙羅林風下座歸方丈端坐書偈曰四大歸本如子得母虛空說夢聞得太奇拋筆化壽六十九臘五十四

立川大徹宗令禪師法嗣

攝州護國寺竺山得仙禪師姓平氏江州清瀧人也童丩慕佛乘恰似宿習九歲印施地藏菩薩像誓欣離塵十五告父出家父不許將奪其志而強誘以欲境年十九一夕夢有牛頭馬頭二鬼卽驅師去須臾到一城鐵壁周匝猛火熾然中有大釜熱湯沸湧四面迸流二鬼投師釜中通身紅爛忽有地藏菩薩手持錫杖來師白言我有何罪墮此獄中邪菩薩曰汝先誓出家所縛塵累不遂

竺山得仙

其志汝若果出家當得還人間師諾於是菩薩垂錫師捉之得出既寤自惟菩薩大慈救我於獄中時至也豈拘於此邪其夜潛遁抵京城拜東山大辯訥和尚祝髮服勤左右三年辭遊方初參永源寂室光定光平心齊次依大拙能于野之吉祥及去拙送出門師轉身合掌拙擒住曰燒作一堆灰後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有省又謁白翁雲于積翠不昧志于真如後見大徹于妙應徹冬至上堂舉洞山大師冬夜示眾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曰如何是箇一物師忽豁然大悟出眾禮拜徹曰汝見什麼道理師曰獨掌不浪鳴徹曰未在更道師便擲下坐具徹曰如是如是師侍六年遂受衣法也既徹住總持師典牋記對眾秉拂康曆二年攝州有應久菴主創護國寺延師師推大徹爲鼻祖畠山金吾傾心歸投爲外護大相國義滿公聞其法席之盛將使護國準于五山

師聞之，勉辭應永。初年浮遊，關東少憩。上州真淨寺、野州宇都宮，諸信士創桂林精舍，請居之。四年春，住越中立川，尋董總持六年春，建江州長命寺。十五年正月，大徹寂立川。師稟遺命，董其席。上堂，孟夏十五日，合眼去。初秋，今朝開眼，來把住，則老鼠吞鍊，痰藜放行，則烏龜吐甘露，酪合開，吞吐是什麼，繫驢橛，咄佛殿階前，石獅子點頭，撫掌笑哈哈。上堂一年又一年去，而復始一日又一日。周而無涯，新年頭有佛法，野老欲得三升酒，新年頭無佛法，趙州戴去一隻鞋，佛法有無且置，今朝正節，一句如何道，太平豐樂徧天下，香風和氣滿江淮。望日上堂十五日已前，隔靴搔癢，十五日已後，劔去刻，船正當十五日有誰著，言詮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屎天，以拂子拍禪床，左右曰：左之星辰，日月右之江湖，山川如今雲水兄弟還識此意麼？刹竿頭上煎槌子，三箇胡猴夜簸。

錢上堂小春十五風聲惡，落葉紛飛庭際紅，不識古今誰染作，直饒佛眼也難通。相公益欽尚，召赴京延第，諮詢玄要，師提本分料爲之，直說公不契。後數請皆稱病不應，赤松上總性松禪閣，以播州佛果寺，悅之使者三返，師以老病卻之，爰有永光之命，不得辭而赴。居三年，移董濃之妙應，晚檀越請還桂林。二十年正月，庭松俄枯，悴衆皆怪焉。師曰：世尊滅度，雙林變白，當知老僧住世不久矣。二月示疾，三月十八日，鬚髮沐浴告徒曰：明朝逝焉。十九日辰刻，侍僧請遺偈，師書曰：殺佛殺祖，寸陰不閑，及一息斷，直墮無間，過了也，啖須彌，走入藕絲，擲筆而化。壽七十臘五十一塔于本山西南隅院，曰祖心，嗣法五人曰：惟忠、勤、大材、棟、大珠、龍、中心、忠、絕溪、珠，有語錄傳世。

良旭山

至越之眼目山。依大徹一語忽投，群疑頓解。徹可之命分座，由是名播叢林。羽州新城府主以向川闕之師請，大徹以爲藝祖再領總持，聲聞益顯。如越之洞昌奧之實相，諸刹皆州牧鉅公爲之延請，爲第一世。遂唱滅于洞昌護國竺山禪師爲師，拈香曰：鴉鵲原上難，兄弟一鳴孤飛看。若何隻履西歸，蔥嶺月光輝。新發盡山河，某人逸格，氣宇機機應。句句活接人，辣手多減少，少添多用捨。行藏有義有命進退是非如切如磋，借功明位非偏非正，借位明功非自非他。叨皓皓處齊把玉線，暗昏昏處密擲金梭，背也那吒忿怒向也心切。老婆此是開祖平生爲人底，一句山僧卽今有，恁麼手段諸人須看取。打圓相曰：上鐵船馬載驢馱其或未然，三世諸佛目隘口吐。

直庵宗觀

石州靈光院直庵宗觀禪師一號永高上州人得旨大徹瑞世總

不藏直

持移立川石州郡將周兼居士創靈光院聘爲始祖又建妙義菴爲養高之所遂終此護國竺山禪師贊師頂相曰眼目之子諸嶽之孫取壘拂則挑靈光於劫外靠烏藤則激立川於宗門性空大虛兮心月輝潔口歸江海兮說法濶翻直饒丹青手爭堪畫根源越後耕文寺不藏可直禪師羽州人受業壘菴依大徹于立川令看瑞巖主人公話有所入遂蒙印可初出世總持移立川越後檀越立耕文寺請爲開山

浩齊契

越中川德寺浩齊契養禪師肥前人初瑞世總持遷立川開山川德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但能一念回向定脫三乘擲鏢喝一喝下座

覺巖玄了

越中法城寺覺巖玄了禪師族出日州藤氏十五歲便知有出世大事十七爲僧決志參方謁諸老宿未有所發明聞大徹唱道越

立月桂

應月江

了越更

中之立川不憚數千里之遠直造其門適相契向之所未明者一且而廓然矣出世升總持移立川大開法席陶冶後昆越中檀信建法城寺為投老之所竺山仙公題其真曰邈得容貌易寫出骨髓難筆墨不到端的普化倒退三千

越後州名立寺月桂立乘禪師與州人開法於總持移立川建名立為始祖上堂一徑直二周遮道吾舞笏秘魔擎又只如高提祖印丕贊皇猷又且如何舉唱海國乾坤濶蓬萊日月長

越中州大川寺月江應雲禪師與州人緣契大徹越之上瀧郡將建大川寺請為開山始祖遷總持立川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弄巧成拙云見後如何師曰五解冰消

羽州龍雲寺越更了閻禪師本州平鹿郡人母祈佛感夢而生十三落髮於羽黑山習密部歸大徹和尚說法越山改服參叩依附

良閻堂

宗禪室

宗天巖

最久遂嗣其法後應世于總持董立川上堂百丈卷席秘魔擎又南泉斬猫大隨燒蛇好事不如無謝事歸里築龍雲寺逸老告寂越中州法川寺閻堂良閻禪師能州人早從立川大徹和尚披削後嗣其法聞望漸著邑人某氏請於法川寺開拓法席鼎盛次升總持遷立川修廢整頽叢林為之一新逾五載丐閑歸隱法川臨終示眾曰七十一年無法可說更問如何虛空片雪遂趺坐而化播州真光寺禪室宗安禪師但州人壯出家於濃州妙應寺禮大徹令公為師執侍十五載機語相契徹傳峩山衣竟以付師初出世總持遷立川晚開山於播州東條谷曰真光禪侶奔湊遞相策勵師嘗於婆子燒庵話頓悟溪旨住後凡有來參者便舉此話驗之接機大約如此

攝州大廣寺天巖宗越禪師越中人也卯歲割愛禮劫外禪師下

髮圓具參實峰於能之定光峰舉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之語授之并頌曰舉揚時節因緣底佛性義兮說不知華落鴈歸人去後柳煙漠漠日遲遲久無所契入峰指令依立川大徹至彼理前話請益次大豁所疑自是與徹商確玄奧壘壘無盡徹稱善以衣法授之越之檀信創建妙川祇樹二剎迎居焉再住總持聲名藉藉池田筑後守於攝州治內創大廣寺虔請為開山始祖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若又薦得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若薦不得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鳩毒入水魚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有嗣法十四人

隅州曹溪山瑞光寺春巖祖東禪師族伴氏豫州喜多郡大野人也幼穉異常童兒戲好畫佛像甫七歲點慧超倫父教以竺墳即

春巖祖東

能暗誦宛如宿習十二投本空和尚為童子明年夏薙髮尋受具十九歲偶讀傳燈不覺涕下便知有出生死一著子自謂古人為法捨躬投崖飼虎斷臂立雪吾何人也便斷小指呈本空空異其志勉之南詢初參黑川月菴菴舉即今上人性話令眾下語師至夏末詣方丈曰某今日會得也菴曰爾作麼生會師曰午日無影菴曰山僧則不然師曰和尚又如何菴曰午日無影師拂袖出菴授心印師不肖直去往濃之妙應依大徹偶晚參徹舉臨濟四賓主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虎斑易見人斑難見曰如何是人斑師擬議徹曰速道速道師當下釋然開悟曰我會也徹曰爾作麼生師抽身立徹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對無滯徹喜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以曹洞宗旨授之應永庚辰竺山禪師住總持招師充首眾分座徹以法衣貽之壬午二月於隅之高山創曹溪山瑞光

寺開法大弘大徹之道甲午冬示微疾撞鐘集大眾曰吾近日行脚去矣只如色身屬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衆下語一僧曰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涅槃後看移頃端然坐逝應永二十一年十月廿八日也壽六十三臘五十一塔曰多寶法嗣五人曰聖柔千周景久妙清麟公

大成宗林

省山妙悟

越州正脈寺大成宗林禪師豐後人也契機於大徹初抵越中村椿創正脈寺棲焉再移諸嶽百廢具舉上堂紫陌紅塵十字街頭百草頭邊溪山岸崖箇中無限意消息有誰知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既而謝事退處覺皇院後不知所終越中州清源寺省山妙悟禪師加州人也初參大徹聞上堂語有省後徹住立川命師分座郡人欽師道荆海慧寺延之出世總持燒香嗣大徹暮年就富山建清源寺以爲終焉之計明德二年八

普門元三

悅堂常喜

月一日示化遺偈曰生也恁麼死也恁麼火蛇躡跳煙翻水河越中州德城寺普門元三禪師羽州人自大徹一語契投服勤不怠山歿師憩滑河縉白日月間其道者頗多就所止建德城蘭若迎居之出住總持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後示寂塔於本寺有嗣法旨元宗嗣席

定光寶峰良秀禪師法嗣

藝州聖光寺悅堂常喜禪師洛陽平氏子十四受度於天龍寺首參永澤通幻入能謁寶峰於定光峰示以狗子話一夜有省詣仲所解峰領之後出世總持嗣寶峰繼移定光名衲輻湊而道聲遠播備中守大江元春毛利氏就藝州創聖光寺敦延師爲開山住持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逼塞虛空無處回避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醜拙不堪當問如何是道師

明窓
妙光

曰白雲千萬里一日違和集衆叙平昔參問勉辨已躬下事畢坐
逝應永丁亥正月朔日也出嗣法了清義永義光義俊四人
日州兜率山長善寺明窓妙光禪師姓田部氏日州白杵郡人年
十九依皇德無外和尚鬚髮二十一登壇受具爾足遊方參諸尊
宿後謁實峰秀于定光越七歲發明已事作偈呈似有時節不覺
拊掌笑三千刹界知人少之句歷任諸職以至第一座至德二年
秀招密室傳信衣辭往薩州關永源大明泉德及諸菴院以居雲
侶復還本貫初安居寺念親恩難報躬營父母塔樣俾親屬悉受
戒法繼創兜率山長善寺一坐二十年化風丕振周防守北原玄
昌敬其德事以師禮應永十六年受命赴總持上堂道者非神通
修證之所到禪者非多聞智慧之所辨得意通宗何借言詮信手
拈來著著無礙如何表裏虛通徹底相應去也還會麼良久曰四

貝林
侑籍

海波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鳳飛高既而退休兜率二十二年六月
二十二日示寂閱世六十六坐夏四十八塔曰養老得法者十二
人

能州龍護寺貝林侑籍禪師播州人也幼歲出家受業於大乘明
峰哲公哲示寂後依附祥園無端和尚蓋亦有年矣次謁實峰秀
於定光峰間曰遠客投知己如何是破屨鞋一句師以手指背後
曰挂在梅花枝峯曰不作有無會不作虛無會如何透得宗門第
一關師禮拜珍重而出峰頷之參窮既久而益到玄奧矣初住總
持魁創能之龍護化門益盛矣

中明
見方

能州龍護中明見方禪師伊州人受業於天韶公久參實峰和尚
親傳衣法初應敕請瑞世總持次輔貝林法兄於能州龍護寺遂
繼其席後如信州仁科鄉訪郡主霜臺平公公是一時英雄專探

性綱
宗鹿

祖道出於無盡大年之右者也久參寶峰有法門之好特謝遠來迎禮爲法喜之遊由是士民亦欣尚焉平公嘗欲卜地以建一招提當治之良位有山曰大洞一日與師胥攜相攸幽趣適意乃命匠氏剏營殿宇名曰靈松寺以寶峰爲第一世以表師資之契矣時當應永甲申歲也師於此開法道價益重後歸能州示滅龍護出海慧香真化淳利仲速竹巖嚴一柱卓桃林牛在山所空洞聖石翁固豐年登寶成林十一人

作州青蓮寺綱菴性宗禪師姓源氏作州人也幼而穎異不與群兒嬉戲則必爲佛事貞治元年太守赤松氏延寶峰和尚於第宅咨印法要峰偶見師骨相不凡謂其父母曰此釋氏種也盍以乞我父母許之峰卽薙度爲弟子尋受大戒自時厥後蓬累出游畿內初謁訥古劍于泉之高瀨參明蒙山于洛之南禪次周旋加

能之間有年矣既而歸省峰於定光卽命給侍左右一日峯上堂舉世尊拈花話師在傍忽然領旨卽通所解峰領之一日峰問師披毛戴角時如何領會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還解出身處也無師云更不得再舉峰遂付法印師復去隱棲作之山中無有知者久之道譽漸著太守源範資赤與世子光範篤嚮其風新創青蓮精舍以師延之師迺請寶峰爲開山之祖自居二世至德元年大相國義滿源公施映田若干頃以賑香積上堂舉佛眼禪師曰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宗上座卽不然豎起拂子曰山僧見寶峯趙州參南泉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上堂釋迦未出世前西天轉大法輪達磨未西來時震且有玄妙訣今古傳燈列祖聯芳續炤血脈貫通處諸禪德還會變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僧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問如何是直指

一大祐

單傳一句師曰井底蝦蟆吞卻月應永六年擬建瑞景寺爲第一世永亨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示微疾至八月初一日沐浴披衣書偈畢跏趺而逝世壽八十有三僧臘七十有二諸徒茶毘收遺骸樹塔於青蓮瑞景兩處扁曰聯燈焉

若州藤井山向陽寺大等一祐禪師尾州土岐氏之子也幼入濃州山寺爲沙彌受具後歷參名宿聞定光寶峰和尚爲人捷徑肩錫參訪朝夕咨請一日入室問答次朗然符契執侍數載出世總持爲寶峰之嗣偶詣勢廟夢衣冠人授藤井二字尋詣洛之清水寺又夢觀音大士以藤井二字與之師驚異之明德二年到若州憩三方郡月輪教寺時有密宗與吟法師見師之高風仰慕甚師指東山問此山何名吟答曰藤井山師曰奇哉我先夢藤井字異之久矣今果得逢此山也仍隨樵徑而上見林巒幽窳太愜意自

一玄清天

謂曰是我終焉之地也乃結茆而居焉師履行純粹遺形骸均物我故平日猛獸馴伏聽法且有神人來受戒送供由是聲光傳于遐邇黑白子來共營梵宇即今向陽寺也應永二十二年五月廿四日示化

能州雲門寺一天玄清禪師越州某氏子禮天明和尚薙度受具後往參通幻次見大徹皆器之及參寶峯於定光一日峯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劃然有省亟以白峯峯詰之終無疑滯遂蒙印可應永六年冬衆請開法雲門七年五月十一日寂壽四十七歲

考證

一中庭章 重續祖傳云至發之雙林謁明極誤也是時極主天童嘉師重雕永平牌入祖堂成筆語送之見永平紀年錄

一無著章 諸祖傳云應永中居勢州誤也當作應安高僧傳云

應永元年建泉福誤也當作永和

一了菴章 諸祖傳云常州人誤也師相人

一石屋章 師族諸祖傳云藤氏傳燈云源氏按島津忠久者源

姓為賴朝之庶子建久七年為薩州太守而以島津稱焉尋朝

京師受眷于近衛基公賜藤姓從此稱藤氏今祖傳為正矣諸

祖傳云永德二年開妙圓非也據師塔銘創妙圓明德改元

一普濟章 諸祖傳云嗣法三人訛也師實出八子

一天真章 諸祖傳列師法嗣以英仲居希明之後者訛也今據

慈眼住山記訂之

一天德章 諸祖傳云延元元年尊氏修諸堂訛也是時當師五

歲傳燈載義滿迎請之事年代符合也恐誤此歟又云明德二

年示寂誤也師以正長二年寂據行狀爾

明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萬々居士大内青巒校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三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三

